

唯大英雄才能行英雄事
偉人當然有與常人不同的行爲

趙紫陽私生活

舒陽著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趙紫陽私生活

舒楊著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書名：　趙紫陽私生活
出版者：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地址：　香港九龍青山道499號永興工業大厦10樓C座
電話：　3－7421770
　　　　3－7421884
承印者：景達印刷公司
香港柴灣安業街12號
長益工業大厦12樓A座

目錄

引言

一九八一年八月十三日，趙紫陽結束對東南亞三國的訪問，從泰國曼谷乘機飛返廣州。直到八月十九日下午，才乘中國民航班機返京，趙紫陽留在廣東的時間達六天之久，在這六天中，他到過甚麽地方呢？原來，趙紫陽在這段時間，不但視察了珠海、深圳等區，還特到廣州市郊南海縣視察。

南海縣是筆者的家鄉，當地的朋友，興致勃勃的談起了趙紫陽視察的經過。

八月十六日上午七時，南海縣委突然接到省委的通知，說趙紫陽總理會來視察工作。縣委一班人接訊後，馬上又緊張又興奮，緊張的是趙紫陽身爲國家總理，不知怎樣接待才好；興奮的是趙紫陽與南海縣的淵源甚深，這裏是他在廣東工作時，率領工作團進駐的地方，這次老首長以總理身份重臨舊地，當然令這班舊相識爲之興奮。

下午一時，正當縣委的同志還在忙着準備接待工作，一輛中型吉普車，已逕直的駛入南海縣委機關大院，門衛望一眼車上的三個人，認得其中一個就是當年的「趙書記」，他就馬上給內院的縣委辦公室掛了個電話，說趙書記來啦！

縣委書記劉振本，農林局局長鄧妹、縣委農工商聯合公司總經理邱金漢等連忙跑了出來，準備到外院迎接，但這時，中型吉普車已開進來了。

趙紫陽一見劉振本，指着他，第一句話是問：「振本啊！還是那句話：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你的農業攪得怎麽樣啦？農民的糧食夠吃嗎？」劉振本馬上興奮的回答說：「基本口糧已提高了，現在是五十斤，不到此數，不用交餘糧。縣委提出八〇年產值攪二個億，也達到了。」

趙紫陽說：「我提一個意見，今年再攪它二億五千萬，怎麽樣？有困難嗎？」

劉振本認眞的說：「上半年已達一億八千萬，再攬半年，二億五千萬沒問題！」

趙紫陽滿意的笑了，說：「好呀！有志氣！你們南海縣是胡耀邦同志稱讚的全國農業典型，你們要帶個頭嘛！」

趙紫陽接着問起農工商聯合公司的經營情況。公司總經理邱金漢匯報了營業情況，他提了一個要求，請國務院批准公司有直接與外商做生意的權力。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最近公司準備進口一批香港轉銷的尼龍絲，是台灣產的，價錢比美國尼龍絲貴一點。他們沒權與香港的貿易公司簽合同，只能通過廣東省駐澳門的「南粵公司」與外商聯絡，「南粵公司」認爲台灣產的尼龍絲太貴了，不批准進口，說是代他們另攬一批美國產尼龍絲，時間一直拖下去，到後來，終於在美國攬到一批了，但加上運費，每噸要四千美元，比台灣尼龍絲同樣質地還貴了一百美元一噸，而且時間拖了近半年，失去季節性，公司白白虧損了大筆錢。

趙紫陽對這個情況很重視，吩咐邱金漢寫一份詳細的報告，直接送交國務院。末了，趙紫陽說：「農工商聯合公司是農村的一個方向，要先做好試點，稍後中央將會就特區如何進行與外商直接貿易作一個決定。聽了趙紫陽這個訊息，在場的幹部都很興奮。

趙紫陽問劉振本：「你們這裏最富的生產隊是那一個？」劉振本舉了平州公社疊北大隊澳邊二隊。趙紫陽說：「走！到最富的地方看看！」

下午三時左右，一群說是外省來參觀的幹部乘車到了佛山市郊的疊北。澳邊二隊就在疊北的東南角，這個隊總人口三百八十人，耕種面積二百六十畝多一點的耕地，空餘了很大一部份勞動力。這個生產隊的隊長以前是工人，六三年轉爲農業人口。他叫陳永超，生得幹瘦而精神，社員都號稱他爲「瘦劍」。「瘦劍」，顧名思義是一把劍，他夠膽色、夠魄力，又肯用腦子，眼見生產隊這樣多空餘勞動力，便積極出外拉關係，終於給他打通了佛山五金交惠公司的門路，接做一批風槍鉛彈。但初時資金不夠，怎辦？他就開了個社員大會，在會上他詳細講了自己的計劃，將來的前景。於是，社員大多心動了，便紛紛認購債劵，一下子備了十多萬人民幣。有了這筆錢，「瘦劍」便帶着社員幹起來。初時，只有一部舊式背鉋車床，廠房是草棚，兩年後，草棚變了三層高的工廠大廈，設備也添置了不少，先進的自動車床，就置了三部，足見實力之雄厚。到八〇年年終分配時，每人平均均分每月達一百八十元人民幣，生產隊的積累金達百萬多之鉅！不用說，以前所欠的債劵也早就清還了。筆者回鄉時曾統計過，這個生產隊的社員，有百分之九十都擁有電視機，擁有雪冰箱的佔百分之五十，這

個生產隊的富裕程度由此可見一斑。

趙紫陽親眼見到這個生產隊的富裕情景，非常興奮，他對劉振本說：「這是我們國家的希望所在！」他還吩咐劉振本請「瘦劍」寫一份「致富史」，準備拿到國務院研究，向全國介紹。

離開澳邊二隊後，趙紫陽還到了他以前的「三同戶」麥權家中。麥權曾和趙紫陽睡過一張床，一起餵過猪，在半年前，他因患白血球病去世了。趙紫陽在麥權的靈位前鞠了躬，說：「老朋友，沒能及時來看望你，對不起！……」

八月十六日一整天，趙紫陽在南海縣渡過。第二天一早，他又驅車前往深圳視察，到八月十八日，再到珠海視察，到八月十九日才乘中國民航的班機飛返北京。這裏還有一段小挿曲：

趙紫陽本來可以召專機來廣州接他返京，但他打了個電話到廣州民航局，知道十九日下午有班機到北京，便決定搭民航機返京。堂堂一個國家總理，和旅客一道同乘一部飛北京的民航班機，這件事本來就已饒有深意。難怪南海縣的朋友說：「以前那種高級領導人深居簡出，帝王般神秘的年代過去了！趙書記是有他獨特的氣質的！」

是的，中國過去那種帝王般的封建主義時代，包括毛澤東在一段時間內所奉行的

時代，那種神秘，君臨天下式的時代是在開始過去了。而作爲這一個新時代開始的代表人物之人的中共總理趙紫陽，在他身上，確實透出一股獨特的中國共產黨人的氣質。這股獨特的氣質非常難能可貴，詳寫萬字也難盡言，但一言以蔽之，大概是這趙紫陽的「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這十字真言所透示的光輝吧，而這點，亦使他終得人民封贈的「紫陽高照」的美銜！

第一章

揭開趙紫陽傳奇的一生

公元一千一百零九年六月二十三日。中國——這個千年古國的現代政壇上的一顆未來的新星，降臨在河南省滑縣。

在河南省安陽縣城西二十公里的水治鎮西，亦即在滑縣以東三十五公里處，有一個泉水清澈，淳如串串東劍的大湖，湖面水寬一萬三千多平方米，水深二米。相傳北

宋名將韓琦領兵西征經此，兵馬無水苦渴，韓琦氣急，猛揮寶劍，劈插入地，泉水隨劍湧出，故名寶劍泉。

在寶劍泉南，就是滑縣，滑縣以西，有一個大佛寺，寺後一尊石佛像，高二十七米，比三層樓還高，自古有「八丈石佛七丈樓」的佳話，是爲「黎山大佛」。據說這尊古佛非常靈驗，但凡相求之人，如有緣者，古佛的頂部就會炫生佛圈，光芒四射，遠近皆見。

河南，古稱洛陽，自古以來便是中華民族的文化發祥地之一。例如，在河南安陽縣西南十五公里北樓頂山東麓。東南臨洹河河道。南北群山對峙，峰巒起伏，山高一百九十七米處，就有一個小南海原始洞穴。洞頂早已塌陷，堆積共分五層，除第一層外，其餘四層均有數量不等的遺物和化石。石器設有石核、設砸器、尖狀器、刮削器，見有同樣。比較完整的石塊，多有使用的痕跡。動物化石有犀牛、鴕鳥蛋、狗、野驢、羚羊等，洞穴內還遺留有灰燼，這說明，在距今兩萬年前，這裏便已有人類的祖先生活，其時代大約同等於北京的周口店山頂洞人同期。而中國古代的皇帝盤庚，亦曾在這裏立國都，稱爲「殷」，歷時達二百七十三年，至今尚有遺址，稱爲「殷墟」。

趙紫陽，就是在這文化之都的古地上誕生的。

傳說趙紫陽的父親是當地遠近聞名的大地主。他娶了五房太太，但直到他五十歲那年，仍未有所出。這下可急壞了趙老先生。他聽鄉人獻計說，黎山大佛很有靈氣，何必去遠處求子，不如就近去拜求，或有機緣也說不定呢。趙老先生信實了，便眞箇在一晚深夜，獨自爬上黎山而來。

站在黎山這座大佛像前，趙老先生便有如大佛的一隻腳掌般高低，他向着黎山大佛俯伏在地，拜求說，我老趙雖富爲千畝地之主，但平生樂善施爲，因何天道這樣不公平，竟要我趙家絕後呢？說罷又反覆求拜。

傳說，黎山大佛的光頭之上，突然現出一輪火圈，光芒萬丈，在上面四射。但光華在趙先生的頭上三丈高之處，他的腳下却一片漆黑。一霎間，大佛頂上的光輪便冉冉而逝了。

趙老先生心下十五十六，不知這是啥意。一路上，他低着頭，急急腳的往家趕路。走到寶劍泉附近，突然他見那寬闊的泉水上面，突然有一輪佛光圈浮於其上，隨即，泉水洶湧，「嘶！」的一聲，滿泉的清水突的聚成一柄寒光閃閃的寶劍，逕直的向他射來，趙老先生嚇得大叫一聲，昏在地上。

第二天黎明時候，他才醒來，發覺自己滿身濕碌碌的，雖然是寒冬時節，却半點不覺冷，相反滿身燥熱，不可忍耐。他好像迷失了本性似的返回家中，把三姨太拖入房中，便行起周公大禮來。

一個月後，三姨太竟然報稱已懷了身孕，趙老先生一聽，當日的情景立時浮上心頭，不覺又驚又喜，喜的是趙家或許有後，雖然未定男女，但能有一子一女亦是人生大事，驚的是當晚的情景太過玄妙，這腹中的娃娃來頭似乎絕不簡單。

他想來想去，委決不下，便跑去鎮中找到一位算命的先生，告知實情。算命先生仔細的替他端詳了一番，點了點頭，又搖了搖頭。

趙老先生大奇，忙道：「先生既點頭又搖頭，却是怎麽說？」

算命先生分析良久，方道：「施主所見，乃佛光劍氣也。你腹中必懷有一子，且此子來頭甚偉厲，有佛之福相，更有劍氣之凌厲，此子日後必非池中之物啊！但佛光是在施主頂上發光，光照其處，而地下却是一片漆黑，這是佛光大輪迴之象，照遠不照近之非也。故施主此子日後騰飛九天，前程遠大不必說，但其性好高騖遠，且有濟世爲民的抱負；但對於自家產業則必破敗破盡，對你趙家只帶來日後的聲名，而無益於眼前的光景呵！此事施主可仔細注意參詳便是了！

趙老先生聽了，心頭却豁然開朗，他心性豁達，以為既有子生，心願已足，而錢財家產乃身外之物，將來反正是子承父業，便任得散盡也是他之事。況且據說來頭這麽之大，趙家日後光大門楣，便暫時破財，亦是合算。這樣盤算之下，心下便釋然了。

九個月後，三姨太果然誕下一子，生得眉精眼企，甚有福氣，在慈祥之中，又隱隱透出凌厲的氣質。趙老先生大喜，心道：此子日後想來必有一番事業，一如就起個「陽」字，以應佛光之兆；但劍氣之附，用何物隱喻呢？

他想來想去，突然記起當晚那泉水射來時，在佛光之下，其色如黑鈕，不如就用一個「紫」字吧。於是；便取其曰「趙紫陽」。這個名字，有如太陽之佛光之意，又隱含紫厲劍氣之兆。這個名字改好了，趙老先生為自己這得意之作，直高興了三日三夜。

小趙匆匆間，已是十歲的大娃娃了。其時，趙老先生已是六十歲的老人。他眼見此子生性聰明靈慧，老懷甚歡，便借重資，把小趙送去洛陽城一家大學府去求深造。

小趙告別了父母親，傳說在趙家的僕人陪同之下，便遙遙百里的向洛陽城而去。走到半路，突然天昏地暗，黑雲如山般壓來，隨即電閃雷鳴，轟轟之聲不絕於耳。僕

人嚇壞了，既怕自己遭殃，又怕趙家這位寶貝少爺萬一有個不測，自己可就不得了。於是便勸小趙別走了，先趕往就近的村中歇宿一晚再說。

小趙年紀雖小，却甚有主見。他往四周望了一眼，便鎮靜的向僕人說：「三叔！你看四周十里處無一村莊，如眞箇轉路，說不定在半路便會遇上大雨。前面不遠處有間破廟，不會就近歇一會，待這場大雨過去，便繼續趕路。」

僕人一聽，想了想，少爺說得對極，便同意了。於是，兩人便趕走一段路，鑽入前面不遠那座古廟中。

兩人剛入得廟中，還未坐下，說時遲、那時快，「轟！」的一聲，一個震耳的響雷便在他們剛才停留的地方炸響了！走遲半步，便準給劈開兩截。僕人三叔嚇得魂飛魄散，趕緊抱住小趙，再不讓他走開，他倒是忠心耿耿，唯恐再有雷劈，自己死了也不想小主人受損。

炸雷在古廟上空也炸響了。一個接着一個，恍惚是追踪着小趙主僕而來。三叔更嚇得面無血色，但小趙却鎮靜如常，一面還大聲的數着雷的次數。

突然，「轟隆！」的一聲，古廟外面的一棵大樹被炸雷劈開了兩半，它倒下來。三叔心想今番大事不好了，便連忙對小趙說：「少爺！這雷來得甚怪，不如走出去避

一避再說吧！」

小趙却若無其事的說；「三叔！不用走，如雷公有心想劈人，走到那兒也難避得了！不如就安坐在此吧了。我看這雷不會長了，人說九九響雷！如今已響了九十八個，還有一個，便炸完了，咱們怕甚麽？」

正當小趙這樣說的時候，一道火炮突然射進古廟之中盤旋圈綫，但說也奇怪，總是離開兩人三尺之外，稍一觸近，便馬上又給趕驅似的避了開去。這道火又再盤繞了數圈之後，突然衝天而起，隨卽是轟隆一聲，兩人身後的偏殿給響雷炸塌了！但小趙和僕人三叔所坐之前殿却安然無恙。

這一聲驚雷響過後，果然便靜了下來。但大雨却又傾盆而下，不多久，山洪暴發，直向下面這座古廟衝來。兩人連忙跳上神枱，以避洪水。洪水洶湧的衝了進來，頓時水深近丈，就在這時，神枱突然浮動，片刻後，枱面竟載着小趙和僕人三叔，冉冉的飄在水面，水高它也高，水落它也落，當眞是任憑浪急滔天，它自悠閒信步！

中原之水，來得快去得急，待雨勢一停，洪水就很快的退淸了。這時，神枱面才穩穩的落在地上。三叔一看怔住了，心想：老爺說小少爺來頭不少，今日一見，果然如此，他果眞是雷打不動，水淹不死呵！……

這段近似神話的傳說，在趙紫陽的家鄉河南省滑縣一帶的鄉親父老中，流傳甚廣。雖然，這裏面很有點牽強附會之詞，但是，據說趙紫陽當日去洛陽求學時，在半途確實遇上一場罕見的大暴雨，在荒郊山野之中，在山洪暴發之時，趙紫陽竟然能安然無恙，這其中就很有點傳奇的意味。再加上趙紫陽日後的不尋常經歷，當地的鄉親父老更把這當作奇談，這樣，在一種傳奇的意味中，再加插了一些枝葉，於是，趙紫陽頭戴佛光，雷打不動，水淹不死的傳奇，便東西南北的四處傳開了。

趙紫陽在洛陽讀了幾年書，便在學校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共青團，其年是一九三二年三月，趙紫陽年僅十三歲。三年之後，他又參加了中國共產黨，其時一九三八年二月，趙紫陽年僅十九歲。

當時安陽地區正鬧土地革命，趙紫陽回到他的家鄉滑縣，領導當地的農民起來分地主的田地，許多農民都起來，把平日那些爲富不仁的地主打得半死。但是，趙紫陽的父親趙老先生由於平日樂善好施，租了他的田的長工念在他待己不薄之情，都不願爲難他。但年已七十歲的趙老先生却很害怕。他見到兒子回來的時候，便問他如何是好。趙紫陽當時正是血氣方剛的時候，聞言不假思索便答道：「既然大勢所趨，把田分掉就無事了！」

趙先生心裏很不願意，訴說兒子說：「這個家業，果然給你敗盡了！」

趙紫陽回答說：「敗盡家業，保得性命，保得名聲，這可合算呵！我這是爲你着想呢！」

趙老先生無可奈何，只好把長工召集來，眞的對他們說：「諾！從今以後，你們所租的田就是你們的了！」並且把地契都分給了農民。

傳說農民本來心中便不願爲難趙老先生，如今見他這樣做，都大爲感動，紛紛向他跪下叩頭說：「趙老先生放心，以前咱們租你的田，交租給你，以後咱們合力養起你們全家便是了！」

趙先生初時尚不相信農民會這樣講情義。但到了秋收季節，農民果然挑擔扛筐的，把一擔擔大麥子扛了來。送糧的農民擠滿了大院，而且個個眉開眼笑，心甘情願。趙老先生大受感動，對農民說：「你們送來的太多了！怎比交租還要多呢？」

農民搶着回答說：「以前是按日來分賬，咱們心裏都有個算盤，勉強夠吃就算了，如今老先生把田分給咱們，再不好好幹，就是上對不起趙老先生，下對不起自己的腰包啦！」

趙老先生高興極了，連聲說：「好！好！只收一半就行了，其餘的，請你們留給

自己用吧！」

農民說：「這是咱們的一點心意！請趙老先生不要推辭！」說罷，紛紛熱鬧的把大麥替趙老先生扛入倉中。一時之間，歡笑之聲不絕。

趙老先生喜極了，哈哈大笑着說：「好！好！紫陽這下子可給老子爭回一口氣啦！」說罷大笑不止，誰料歡喜過度，當晚便因心臟病發，一病去世了。

趙紫陽辦完了喪事，感慨的對農民說：「人民求的是衣食得到豐足，誰能滿足他們這一點，他們就死心塌地的擁護你啦！」

從這件事，在趙紫陽的心目中，「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這種樸素的治國思想，便在趙紫陽的頭腦中開始紮下根苗來了。不過，在這時的趙紫陽心目中，如何眞正的治國，還沒有一套系統的概念，這一整套的系統的概念，是他在日後，經歷了無數次的艱難磨折後，才最終確立起來的。

趙紫陽在一九五〇年全國解放後，任河南省南陽地區地委書記，一九五一年，即調到廣東省來，協助陶鑄等「南下幹部」領導廣東的土地改革工作。在這段期間，趙紫陽經受了一場不是驚天動地但却是驚心動魄的政治鬥爭的考驗。

當時，主持廣東地區土地工作的是葉劍英，以及方方、古大存等地方幹部，他們

長期在廣東打游擊或從事地下工作，瞭解廣東的歷史和地方的特殊情況；他們主張在廣東的土改工作，應該因地制宜，不能照搬北方的土改經驗，而應採取適合廣東農村情況的方式去進行土改。而葉劍英是廣東梅縣人，對廣東情況亦比較了解，因而全力支持古大存、方方等人的動議。

事實上，當時的廣東與東北、華北地區不同。最大的區別，是廣東全省山多田少，人口衆多，地主擁有的土地數量不多，耕地面積在一百畝以上的地主相當少，地主租地和僱用農民也比北方文明，眞正的惡霸並不多。而像孔方劉子余那樣的大惡霸地主，絕無僅有。

另外，廣東是一個大僑鄉，華僑家庭佔的比例不少，很多家庭是靠海外僑匯生活。有一些僑戶靠海外的接濟的血汗錢買田買地，因缺乏勞力，不得不將有限的土地租給他人，以租谷來維持部份的生活，按他們的收入來源的推算，是不能說是「殘酷的剝削」的。

還有一點，廣東的華僑和一些地主，因爲農村生活貧苦，不僅貧農和中農生活差，就算地主和富農，大部份亦僅是勉強維持得住生活，而且，他們均直接參與一部份的體力勞動，而且，對貧苦而參加游擊隊的同鄉，亦往往懷着同情之心，暗中加以資

助衣物食品。

基於這些特殊的情況，方方、古大存等廣東省委負責人，在一九五〇年制訂了一份名爲「廣東土地改革實施辦法」。

該文件規定：凡是中共中央「土地改革法」未明確規定的，依照文件處理。其中第三條規定：沒收地主的土地、耕畜、農具、多餘的糧食及其在農村多餘的房屋。但地主的其他財產不予沒收。這條的附設還規定：地主家庭子弟上學所需書籍、文具、儀器等，均應保留不動；地主在城鎮中的房屋，以及在農村中直接用於工商業的房屋，均不得沒收。

這條規定值得注意之處，是「土改」中只沒收地主的生產資料和多餘的房屋，而不沒收生活資料和工商財產。方方在同年作的「關於廣東土地改革問題報告」，特別說明不能沒收地主的碾米機、織布機等副業及手工業工具，地主飼養的猪、羊、鷄、鴨等，亦予以保留，地主原住房中應留給足夠其家庭居住的房屋，也應留給他們需要的食糧，多餘的才予以沒收。

可見，當時的廣東省委領導人是打算留給地主家庭以生活出路的，並沒有加以殘酷對待的錯誤做法。

廣東的土改，以興寧、揭陽、龍川三縣爲試點，在一九五〇年冬季開始，其他大部份地區的土改，則計劃在一九五一年至一九五二年實行。在土改初期，掌握實權的廣東地方幹部，沒有搬用北方農村那種十分殘暴的辦法對付地主，對於同情和支持廣東地方游擊隊的地主、鄉紳，往往留有餘地。擔任廣東省交通廳長的恩平人馮燊，過去率領粵中縱隊時，曾得恩平鄉紳、地主帮助，土改初期，他特別回恩平探望他們，多少會有保護及安慰之意。由此可見，在當時的政治氣氛還是溫和的。

但是，這一類事情在各地常常發生，南下的幹部不滿了，認爲廣東地方幹部有「溫情主義」、「階級立場不穩」，是實行「和平土改」，於是寫了秘密狀書上中央毛澤東處。

第二章

大躍進 趙紫陽目睹慘狀

一九五一年，趙紫陽即和陶鑄先後調來廣東，他們的任務就是改變廣東「土改落後」的局面。陶鑄到任後，他是主要負責人，很快便給中央寫了報告，說廣東土改落後和幹部不純。

中共中央接到他們的報告後，在一九五二年四月，即發出「依靠大軍、依靠南下

幹部、由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的政策，在廣東全面實施，在這個政策之下，在廣東便開始了全面整頓幹部隊伍，不久；即展開著名的「反地方主義」運動。

當時，陶鑄是欽差大臣，負責「整隊」、「反地方主義」和土改的領導工作。

陶鑄在當時對毛澤東那套「急風暴雨式」的階級鬥爭理論十分讚賞，而且，積極追隨及推行一系列的土改極左方針。陶鑄甚至對當時任廣州市長的葉劍英，因葉支持古大存等人的溫和路綫，亦公然在背後整理葉劍英的材料，說葉劍英是「廣東地方主義的總頭頭」，因而被毛澤東特別下令把葉劍英調離廣東。

跟着，陶鑄又對方方展開批判，最後調上中央，擔任「中央僑委」有職無權的工作。對古大存，雖然他的黨內官職高於陶鑄，但亦給陶鑄以藉口「依靠南下幹部掛帥」的皇上聖旨架空了。這樣，陶鑄便可以放手推行他那套極左的土改政策了。

陶鑄以「整隊」爲名，大規模把廣東的地方幹部調職撤職，自區、縣到地區、到省，都改換南下大軍和南下幹部「掛帥」，還有不少的地方幹部，被加上「階級異己分子」的罪名，給殺了頭。一時之間，廣東的殘暴式土改正式開始了。

當時，南下廣東的大軍及幹部多是林彪的四野部隊，在平日已習慣了林彪在部隊中推行的那套「清一色」主義，這些四野部隊現時被升上要職，原來的部隊就慘了。

而那些所謂的土改對象就更慘了；所有區鄉的所謂地主、富農，那怕只有三幾畝地，但只要比當地的人頭計多了出來，就是地主，不是辱駡，就是毒打，甚至連一些地主的幼年子女亦被打傷打殘打死。這些四野北佬可謂威風之極。

陶鑄主持下的當時的廣東土改，明顯是極左的錯誤。第一，他們不是按農村的實際情形，而是人爲的製造階級仇恨，用煽動的手法把一些個人恩怨亦當成罪狀，挑撥農民去跟他的對頭算賬，在農民內部亦公然製造「階級鬥爭」，使農民自相殘殺。第二，按既定的比例去劃分地主、富農，甚至劃不夠數的，就要唯土改隊長是問，在這種情形下，土改隊那些南下幹部就更加變本加厲，把一些用丈夫在舊金山寄錢回來，僅買了二畝地的一位老太婆，由於年老失去勞動力，租給人耕種，亦當成地主給拉去鬥爭。其他的偏差錯誤，就更多了。第三，廢除了方方、古大存主持製訂的土改規定，以北方「掃地出門」的辦法嚴厲殘酷對待地主及其家屬，不僅沒收他們的生產資料，也沒收他們的生活資料，把他們趕到破廟爛屋中，糧食沒有，衣物沒有，很多人給活活餓死凍死。第四，華僑建立的財產和房屋雖然沒被沒收，却照「過浮財」之名勒索僑匯，沒收銀行存款和金飾銀器；第五，血灑廣東，造成村村人頭落地，捕殺過多。

廣東的土改，在一九五二年春大致完成，一九五二年轉入複查階段，在這以後，廣東發起了農業合作社的運動。趙紫陽在這段期間內基本上是執行了陶鑄的搞左的政策的，這在廣東的歷史上留下了一個污點。當然，在當時的情況下，陶鑄執行的是毛澤東的過火政策，因而根源在於毛澤東，這點，亦不能加以忽視。以下是一個實際例子：

在廣東南海，有一戶姓陳的農民，他叫陳伯，打自二十三歲這年起，陳伯就過了金山，在那裏挨了近二十年，一九四六年左右他回到南海老家，這時他已五十多了，雙腿行走不便，回鄉是想安渡晚年。

在家鄉，他的大兒子陳河其時已是十二歲，二兒子陳中五歲，老婆在家把這二個兒子撫養成人。陳伯回鄉後，把在金山辛苦賺來的錢買了五畝地，又在鎮中開了一家茶樓，他行動不便，五畝地便全數租給別人耕種，按六四分賬，他自己四，工得六。這樣子日子倒是過得去。

到一九五〇年年尾，廣東的第一次土改開始，按古大存當時的政策，土改隊並沒難爲他，他那五畝地留給他二畝，由他的家人耕種，在鎮上的那間茶樓也沒去動他。不久，陶鑄等人來到廣東，推行毛澤東的北方土改步驟，廣東各地的第一期土改全部

要復查，陳伯的命運就開始了。

在第一期，陳伯的成份是「工商業者」，是團結的對象。不久，趙紫陽來到南海，就自選中這個地方作爲第二期的試點縣。原來的土改部隊都撤換了，換上一批北方大軍。北方大軍土改隊的口號是「決不讓一個階級異己份子漏網」，所以，南海各地的原來評定的成份全部被推翻，而要重新評定。

當時，陳伯的情況引起爭論，有土改工作隊隊員，特別是當地出來的土改骨幹，表示陳伯的地是靠他在金山的血汗錢得來的，是勞動所得，並不構成剝削；再者，他把地租給個農耕種，是由於身體不好，家人又老弱病殘，故此他把地租給別人耕種是合理的一種謀生手段；而且，他的地租是六比四，佃農對此滿意，民憤不大，關於上述三點理由，他們主張評他「工商業者」是合理的。

但是北方大軍來的隊員却認爲，陳伯既然把地租給佃農，自己收租，這就是剝削，一定要改成「工商業地主」，是被專政清理的對象。

這兩種意見曾一直相持不下，後來，就呈上土改工作團，由趙紫陽親自定奪。趙紫陽接了這份報告，他依據陶鑄的土改政策，從嚴從緊看待，把當地土改隊員的意見否定了，率把陳伯定爲「工商業地主」。

這樣下來，就在此後近三十年中，留下了一條長尾巴，由於被定了「工商業地主」，陳伯的地全被剝奪，那間茶樓也被沒收，租屋三間被沒收了二間，剩下一間破舊小室，給陳伯一家人居住。陳伯被三番數次拉去鬥爭，清算，又氣又恨之下，陳伯在五三年底便一病去世。

陳伯的兒子在陳氏的撫養下長大成人，但厄運却沒離開，到一九六五年，陳伯的二兒子陳中出外找工作，因他的成份壞，被三番四次拒絕，最後，卒找到一份泥水工，但其後不久又被辭退，在這種種打擊下，陳中瘋了。

大兒子陳河，頂了這頂「工商業地主」成份的帽子，在社會上輾轉掙扎，直到三十多歲，還找不到老婆，因爲女孩子一聽他的成份，便擺手搖頭，誰也不敢沾他的邊；陳河越想越苦，他對照了一份土改文件，覺得自己被劃爲「工商業地主」根本沒理由，於是便三番數次的申訴。從六六年始，他一直申訴了十幾年，他的申訴書從僑聯會，到省人民政府，在六六年時，曾寄到省委，趙紫陽也知道了此事。

當時，趙紫陽已先後經歷了大躍進的教訓，對毛澤東的極左政策已深有戒心，他接到省委辦公室轉來的這份申訴書，才想起這是他在南海搞土改時留下的尾巴，心裏就十分感慨，但這時他已無能爲力，因文化大革命已開始，他自己也自身難保了。

這件陳伯被錯劃成份事，對趙紫陽來說，是他對毛澤東極左政策的第一次觸動反感。令他思想上的根本轉變，使他在思想上、感情上轉向劉鄧路綫的，這是大躍進對他的慘痛經驗教訓。

趙紫陽的基本治國思想，可以用他自己的著名的十字眞言概括——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這個治國思想的形成，曾經歷了一個過程。最先是受陶鑄的影響，而陶鑄則又是受劉少奇、鄧小平、周恩來等人的影響，所以，趙紫陽自來廣東工作後，他的思想及感情，便自然而然的向劉鄧陶路綫靠攏，最後在一九七五年正式加入鄧小平的新型路綫，而開始了他在政治舞台上的頂峰時代。

其中，大躍進對趙紫陽來說，同樣是一個深刻的政治教訓。毛澤東的極左狂熱政策，在大躍進時期，給廣東地區造成的禍害相當慘酷，這點，趙紫陽是親身體驗到了。

在一九六〇年三月，趙紫陽當時任廣東省委書記處第三書記，他的頂頭上司依然是陶鑄。當時，廣東地區的大躍進已搞得昏天黑地，「人民公社」、「大躍進」、「總路綫」，這三面「紅旗」把天上的白雲也親手扯了下來。農民的田沒人耕種，人人都被無休無止的無償勞動弄得精疲力竭，大煉鋼鐵把人與家裏的僅有的鐵鍋也砸了，

投到土製的火爐裏，如此這般的燒熔，就成了增產的「鋼鐵」，在公共食堂裏，人們吃了幾天的蛋炒韮黃，五碗白米飯後，在落實「共產主義」大同世界的美夢的同時，轟」的一下子把人們的肚子震破了。

自此之後，工人、農民便一連幾個月沒有糧食供應，或每月僅得十斤米，二十天左右，勒緊了的肚皮也沒物充填了，便只得去吃木瓜心，去吃觀音土，鷄𥻘餅！

這天，趙紫陽來到南海一家農戶去視察。這家農戶的戶主姓麥，有個大兒子叫麥權，當時年方五歲，有個小兒子，年僅二歲。

趙紫陽在下午五時來到這家姓麥農戶，他一進門，便見這戶農民正在吃晚飯，他走過去一瞧，這頓所謂的晚飯，每人的碗裏僅有小半的稀粥般的東西；到吃飯吃完了，麥姓農戶的二個兒子却爲爭着洗一隻飯壳打起架來，趙紫陽很苦惱，便走過去，把正在打架的娃娃拉了開來，問他們說：

「你們爲甚麽吃不飽，還要打架呀？」

娃娃說：「這飯壳有飯汁，舔在肚裏也飽點！」說着，那年幼的二歲娃娃趁哥哥麥權不在意，一把搶過飯壳，發狂的伸長舌頭舐了起來！

趙紫陽心下一酸，當時他的眼圈也紅了，按傳說在場的人說，趙紫陽雖然沒有當

場落淚，但却滿面漲得通紅，他默默無言的轉出，迅速的走了。

回到省委，他第一句對陶鑄說的話，便是這麽一句：舊社會國民黨把人民逼反，今天，難道共產黨也要把人民逼反麽！

這件事，在趙紫陽的腦海中相信終生難忘。自此之後，趙紫陽對這戶麥姓農民就十分歉意，直到他當了國務院總理，還親自寫信給麥姓農民的大兒子麥權，詢問他近期的情況。但可惜麥權因白血球病早逝，在趙紫陽近期重返南海視察時，他與趙紫陽相見的，就只是他的靈位了。

自五三年至六六年這十五年廣東地方工作中，趙紫陽受陶鑄的影響甚大，而他的開明治國思想，亦是在陶鑄的直接薰陶下逐漸形成的。

早在一九五七年毛澤東的反右運動興起時，陶鑄就已傾向了溫和路綫，當時他主張盡可能在知識分子中少劃右派。一九五七年五月四日，他在「南方日報」發表「關於人民內部矛盾和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問題」一文中，陶鑄認爲，中國大陸的大規模階級鬥爭已經基本結束，政府的重要任務應該是「領導生產」、「組織人民的經濟生活」，主張提高高級知識分子的積極性。這與劉、鄧、周、陳等人的主張已基本一致了，這對於趙紫陽自然有深刻的思想影響。

一九六〇年，中國的經濟形勢惡化，經濟及人民生活陷於困境。在這個時候，趙紫陽根據陶鑄的意向，積極貫徹了劉、鄧、周、陳的「調整、鞏固、落實、提高」的八字方針，對知識分子特別照顧。

例如，當時的廣東省委規定發給廣東的高級知識分子每人一張生活照顧卡片，憑卡可以買到外面一般商店買不到的生活用品。

對趙紫陽主持和制定的該項措施，廣東省委內部有人激烈反對，並上報了中央，趙紫陽受到極大的壓力。這時，陶鑄及時的加以支持，他在廣東省委禮堂召開的會上說：「文藝作品少，是由於我們對他們的生活照顧不夠，所以拿不出東西來，今後廣東溫泉、鼎湖山、西樵山、七星岩等名勝風景應都是屬於他們的，爲他們服務的。」

陶鑄還說：「諸葛亮是個知識分子，劉備之所以能利用他，就是因爲有物質上的籠絡手段。」

陶鑄的上述講話，雖帶了點實用主義的味道，但在當時的情況下，他強調對知識分子的照顧的政策，却是正確的，同時，對趙紫陽給予有力的支持。

趙紫陽把應該給予照顧的知識分子列了一個名單，共有一千人，除了他們原有的糧食配給定量外，他們每月可得一斤食油，每月糧食十斤，另外，還開設了有二百個

床位的療養院供他們休養。

另一方面，在農業政策上，趙紫陽大膽推行「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的政策，推動廣東地區的農民自由發展，在三年內，基本扭轉了經濟形勢；同時，在廣東的對外關係上，亦體現了劉鄧提出的「三和一少」的方針，在這個時候，廣東與香港的關係亦得到了良好的改善，例如香港的食水關係，也是在這個時候開始獲得解決的。

在六十年代以前，用水問題是香港最嚴重的問題，香港居民用水之苦，天下皆知，每日要花上大半天的時間才能取得一桶水使用，往往一桶水，洗了澡還要留下來洗衣服，「樓下閂水喉」的淒厲叫聲此起彼伏，爲爭水打得頭破血流的事比比皆是。當然，最苦的是那些窮苦的市民，特別是木屋和徙置區的居民，那些大亨官紳，自然依然是悠哉樂也，他們樂得閉着眼睛大叫過制中共。

廣東的趙紫陽在這個時候施行的開明政策，對外關係上的「三和一少」，首先直接受惠的是香港廣大市民。

一九六一年二月一日，深圳水庫供水香港，給香港居民初步緩解了困難，其後又獲得東江之水，香港市民才無需爲食水而陷進困境。

從上述一點亦可以看出，中共的政策，對香港來說是息息相關的。那些閉着眼睛

夜郎自大的人，簡直是無知。他們身在養尊處優境地，口裏自然可以表現得慷慨激昂，但一旦讓他們去嘗嘗木屋區、徙置區當年爭用水的滋味，他們的橫飛的唾沫自然便會立時收起來！

自然，當年陶趙在廣東積極推行的「三和一少」政策，對香港也帶來一定的衝擊，例如，廣東掀起大規模的「逃港潮」，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

一九六四年九月，陶鑄升任中南局第一書記，趙紫陽隨即出任廣東省委第一書記。在六四年至六五年期間，趙紫陽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概念，開始試圖施展他日漸成熟的治國雄材。但是，天時不予，不久，文化大革命就來臨了。

文化大革命開始不久，趙紫陽就被紅衛兵揪鬥，加在身上共有八條罪狀。

其一是兩面三刀，打着紅旗反紅旗。

其二是配合國內外階級敵人，猖狂向黨向社會主義進攻，大刮單幹風，破壞人民公社制度。

其三是用評功擺利，代替階級鬥爭，瘋狂地推行劉少奇的明左實右路綫，破壞社會主義教育運動。

其四是打着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招牌，推行修正主義路綫。

其五是頑固地堅持劉、鄧、陶的資產階級反動路綫，妄圖拒絕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

其六是庇護牛鬼蛇神，陶趙互保，蛇鼠一窩。

其七是大耍象徵性奪權的陰謀。

其八是地主階級本性不變，沉醉於發臭、腐爛的資產階級生活。

上述八條罪狀，可以看出，趙紫陽的所謂罪狀，主要的一條，就是他與陶鑄的關係，以及所謂的積極推行劉鄧陶資產階級路綫。而其他的，則只是在字句上的堆砌，改變意義，至於第八條罪狀所說的資產階級生活方式，就筆者當年的經驗知道，充其量也只是愛打乒乓球，每到一地，都吩咐秘書帶著球拍而矣，別的根本列舉不出甚麽來。倒是那批鬥他的紅衛兵，企圖去覷覦他的女兒呢！

就與陶鑄及劉鄧陶路綫的聯繫來說，紅衛兵倒是說對了。他與陶鑄的關係是長期工作，因思想、感情、性格接近的結果，所以兩人算得上是好朋友；與劉、鄧的關係，主要的還是思想上的傾向，在私人關係上並沒甚麽突出之處，直到一九七四年前後，當鄧小平復出，主持中央及國務院工作時，才逐漸建立起一種親密的關係，可以說，趙紫陽能夠在鄧、胡路綫下成爲國務院總理，與他的思想是有着直接關係的。

這一點，試看看陶鑄在文革初期的表現，就可以很清楚的理解這一點。可以說，陶鑄是趙紫陽的老師，老師的所作所爲，對於這位學生來說是有莫大影響的。這也是日後趙紫陽能夠迅速靠攏鄧小平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

一九六六年四月，當時中共兩派已鬥得十分激烈。劉少奇與鄧小平的權力被嚴重地削弱了，這時，陶鑄突然被調上中央，出任中共中央常務書記兼中共中央宣傳部部長，成了中共黨內的第四號人物，即排名在劉、鄧之上的毛、林、周、陶。

陶鑄的急速上升，有幾種說法，一是由於鄧小平眼見自己這一面的權力被嚴重削弱，於是急忙把陶鑄向毛澤東推薦，以便鞏固自己這一面的勢力。另一種說法是林彪要的明升暗降，削權的手法。

根據當時的實際情形，似乎以林彪陰謀削權的手法爲眞實。這方面的原因有四點。

其一是毛澤東之所以發動文化大革命，是試圖把已失去的權力奪回來，而劉少奇、鄧小平便是毛澤東奪權的對象，毛澤東並不蠢，他怎會無知到信任一位政敵的推薦。

其二是毛澤東一早就說過陶鑄不老實，那麽，爲何會同意陶鑄調上中央？進入常

委會，讓他坐了第四把交椅？

其三是陶鑄事實上並非毛澤東的心腹，否則，陶鑄不會違背毛的旨言保護那些受批判的老幹部，而甘冒得罪毛澤東的風險，毛澤東憑甚麽要在這個時候樹立一位反對者？

其四是陶鑄在以前一段時間內，他的工作只局限於中南面特別是廣東一帶，在全國性的範圍並沒多大建樹，按中共在六六年前的做法，似乎不可能讓他突然冒升，而不顧黨內的反對意見。

因此，唯一的可能就是當時極爲毛澤東看重的林彪耍的削權詭計。而林彪對陶鑄下的毒手，很大一部分的原因是立足於他日後在廣東的建立根據地的。

文化大革命之所以能夠發動，是以毛澤東的個人威望及軍隊作爲支柱，軍隊中，主要以林彪的舊部第四野戰軍作爲中堅力量。

中共建國後，四野的部隊主要分佈在中南一帶，文革開始時，黃永勝是廣州軍區司令員，實際上掌握了四野的大部份軍隊。黃永勝是林彪的心腹，成了林彪在這支軍隊裏的代理人。

林彪緊跟毛澤東發動文革，其野心是妄圖在動亂中混水模魚，打擊中央的實權派

，進而奪取中央的最高權力。林彪深知擁有一支強大武裝力量重要，以及需有一個牢固的根據地，這個地點，他自然而然便選中了廣東一帶。一方面，這裏環境險要，有廣西的天然屛障，又與外國相鄰，到時事發之日容易透過外國取得補給的供應，例如當年著名的北伐是以廣東爲大本營的，林彪也試圖效法這個歷史的一步。

恰巧陶鑄是中南局第一書記，而且兼任廣州軍區政委，黃永勝在他面前作祟，諸多不便，林彪自然而然要搬掉這塊絆腳石。但如果讓陶鑄留在地方，要搬動他也並非易事，恰巧碰上中央討論空缺的機會，林彪便抓住了這一機會，主動向毛澤東建議把陶鑄調上中央來。毛澤東當時離不開林彪的支持，也就無奈的同意。於是，把陶鑄調上中央的決定便付諸實施了。

傳說，趙紫陽曾私下間對陶鑄說，這次上調，很可能有其它原因，而且在中央目前林彪的勢力極大，會不會是他明升暗降的手腕呢？

陶鑄很不以爲然，他對趙紫陽說，他之所以同意上調中央，就是爲了抑制林彪的勢力，以便保留一些老幹部的老命。懷着這種決然的心情，陶鑄就赴京去了，當時是一九六六年六月。

事隔半年後，陶鑄就被趕了下去，趙紫陽所說的，不幸而言中。從這點來看，趙

紫陽是很有點敏銳的政治家的嗅覺的。這對他在今後的工作有莫大的裨益。

陶鑄在這半年中，雖然爲時短暫，但他着實幹了幾件好事，這是他迅速倒台的直接的導火綫，也是他日後首先被平反的根本原因。

陶鑄是一九六六年六月四日從廣州動身到北京後，就針對聶元樟等人到處揪鬥中共高幹的做法提出尖銳的批評。

第三章

力保劉鄧陶鑄與林、江大決鬥

一九六六年六月二十五日，陶鑄在中央衛生部的一個報告中說：「這次文化大革命運動一定要絕對置於黨的領導之下，這是區別眞假左派的標誌。不要黨的領導，反對黨的領導，不管他的口號喊的多高，面目多好，都是假左派，眞右派。」這裏，陶鑄一開始就識穿了林彪一伙試圖把原來的黨中央砸個稀巴爛的大陰謀，他之所以反復

強調「黨的領導」，就是說不要亂來，要按照黨的政策辦事。

在一個場合，陶鑄基本說：「你們把別的幹部打倒。把各級黨組織都打倒，只剩下毛主席一個人，主席是空的啦！」一針見血的道破了林、江等人的陰謀。

在頭幾個月內，陶鑄作爲中共中央常委、常務書記，中宣部部長，權力是很大的。他的權力伸展到各個方面去，例如，在中南，他繼續進行直接的指導。支持王任重、張平化、趙紫陽的領導權，當武漢等地的「造反派」要推翻以王任重爲首的湖北省委時，陶鑄指示湖北省委「堅決頂住」，當廣東造反派要對趙紫陽不利時，陶鑄又親自表態，支持「保趙派」，並嚴厲批評那些帶頭鬧事的頭頭，給了趙紫陽以有力的支持。

通過中宣部，陶鑄控制了所有的中央宣傳機構：人民日報、新華社、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哲學社會科學部等。以及通過中宣部控制了中央文教部，包括教育部、文化部、衞生部等機構。

陶鑄上調，同時帶來一大批中南局幹部，這些陶鑄的舊部不僅被安排在宣傳，文教部門，而且還安排在中央文化革命小組和北京市委，如雍文濤和劉建勛分別擔任了北京市市委主管文教和農業工作的書記，王任重任北京市委顧問並任中央文革副組長

上述措施，對陶鑄在開頭幾個月的大膽行動起了極大作用。在這段期間內，陶鑄表現的氣節是非常受人稱道的。他作爲趙紫陽的政治上的老師，對趙紫陽產生了極大的影響。

一九六六年九月，中共中央召開「工作會議」，林彪和四人帮在會前策劃要在這個會上搞垮劉、鄧，拉陶鑄一起攻擊鄧小平，被陶鑄斷然拒絕。陶鑄對江青說：「鄧小平雖然犯了路綫錯誤，但他還是認識問題嘛！」陶鑄又說，「劉、鄧的問題是路綫問題，是人民內部矛盾，不能一棍子打死，只能用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態度嘛！」

十一月，陶鑄同陳毅、李富春一起向中央機關幹部傳達「中央工作會議」精神。他說，劉鄧的問題，是認識的問題，中央對他們在會上所作的檢查基本上是滿意的。接着，陶鑄又對中宣部幹部強調說：「劉、鄧主要是認識問題。」

對陶鑄這種做法，江青大爲惱火，她像潑婦罵街般叫嚷說：「陶鑄用鄧小平鎮壓我、鎮壓中央文革。」

江青這話是說給毛澤東聽的，用心非常歹毒。但陶鑄却硬是頂住。事實上，他也確實是在拼命的保護了劉、鄧、周和他們手下的大批幹部。同時，陶鑄本着加強黨對

文革領導的精神，不賣江青一人天下的賬，執行劉少奇、鄧小平代表的黨中央的路綫。一九六六年六月，陶鑄遵照鄧小平的指示，親自到衞生部講話，強調文化大革命「要接受黨的領導」，並說衞生部部長錢信忠不是黑帮。

一九六六年八月二日，陶鑄與鄧小平一起到中國人民大學主持紅衞兵辯論那郭影狀的問題，陶鑄在會上說，劉少奇、鄧小平「確實是老幹部遇到新問題。小平同志算是老革命了，我是中等，不算老，但也碰到了新問題。」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日，在北京街頭上已經有人貼陶鑄的大字報了，陶鑄的地位危在旦夕，但陶鑄依然一副硬骨頭，他對找他糾纒的中國人民大學「揪鄧兵團」的紅衞兵說：鄧小平在八月對人民大學紅衞兵的講話是對的，「他在中央內部已作了檢查，要中央常到群衆中去檢查是歷史上沒有過的，他還是中央常委嘛，他還住在中南海，不能這樣對待他。」

十二月二十八日，離開陳伯達等人向他攤牌前一週，陶鑄還對中宣部幹部說：「劉鄧還是中央常委，只能講是人民內部矛盾，我們不能講他們是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

陶鑄這種堅決護劉、鄧的態度，被林彪、江青等人恨之入骨，在陶鑄上述講話事

隔一周後，即六七年一月四日，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趙紫陽革命造反團」，正式宣佈「打倒陶鑄」。這表明，林彪、江青正在這時正式攤牌了。而且，這種攤牌還漸進式的，任陶鑄揷翼也難飛上天上去！

從一九六六年十月底以後，陳伯達、江青便聯合起來，用各種陰險手法暗算陶鑄。

第一步是搞掉陶鑄的得力助手——中央文革副組長王任重、中宣部副部長張平化、中共北京新市委書記雍文濤。接着，他們不再同陶鑄一起接見紅衛兵，用江青的話來說，就是「讓他自己去作醜惡表演，讓他自己爲自己的垮台創造條件。」這一手很毒，按以「中央文革」的慣例，他們每次正式接見紅衛兵都採取「中央文革集體接見」的形式。自六六年十月以後，陶鑄只是自己單獨接見紅衛兵，因爲自那以後「中央文革接見會」，陳伯達不再通知陶鑄一道參加。

陶鑄在這段時間的主要是處理他所管轄的文教部、宣傳部各單位的複雜問題。這些問題都是很傷腦筋的。陳伯達、江青等人先是煽動紅衛兵幾乎把所有的領導幹部都打倒了，群衆組織之間又發生劇烈的「內戰」，文教、宣傳的幾十個中央機構陷於癱

瘓和混亂狀態，出了甚麽事都去找陶鑄，話多必失，行多必錯，林、江等人就可以從中找着陶的突破點，把他搞垮，這就是林、江等人的陰險所在，這點，陶鑄雖然有所警覺，但他這時確實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步一步的給林江等人扯下泥沼中。

這裏以教育部爲例。文化革命爆發後，因教育部，高教部的部長和副部長都先後垮台，所以，這兩個部不久就拼成一個部。原有的正副部長蔣南翔、劉季平、劉仰嶠、劉皚風、董純才、高沂等人都一個一個地倒下去了。只剩下一個兩個也是朝不保夕。

陶鑄只好向周恩來推薦任命何偉當部長，接管兩部事務。接着，陶鑄又派文辦的張夢旭去教育部，組織一個領導小組。領導部裏的文化革命運動，並加派原中宣部的李劍白當何偉的助手。

十月六日，教育部兩派群衆代表找陶鑄；陶鑄指示說：「何偉不是黑幫，要給他兩個月時間來考驗。」接着，十一月二十二日，教育部紅衞兵又去中宣部找陶鑄算賬，要他命令何偉交出「黑材料」，陶鑄避而不見。此後，爲了保護何偉，陶鑄讓他去養病，迴避紅衞兵的揪鬥。

陶鑄這個做法，正好給江青等人抓住了痛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中旬，延安公社的李冠英等五人在教育部起草了題爲「陶鑄貫徹執行的是甚麽路綫？」的大字報。這就是全國第一張反陶鑄的大字報。大字報把陶鑄說成是「推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綫的關鍵人物」、「最大的保皇派」。這張大字報是王力、關鋒、戚本禹支持的所以措辭非常凶狠。

至於他們給陶鑄扣上「最大的保皇派」的根據是甚麽呢？大字報說，陶鑄保了何偉、王任重、張平化、錢信忠（衛生部長）、郭影狀（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李范五（黑龍江省委書記）、劉仰嶠（教育部副部長）、李葆華（安徽省委書記）、汪鋒（甘肅省委書記）、譚啓龍（山東省委書記）、許立群、張際春等人。

上述的中共要人中，幾乎全是今天的鄧小平新體制的得力人馬，這就是難怪江青一派對他們進行大圍剿、大屠殺了；同時，也可以透視出陶鑄與鄧小平、劉少奇二人的交情的非比尋常。但這只是初窺一豹，後面還是有更明顯更直接的。

這張大字報於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九日貼出，接着，十二月底，由王、關、戚控制的哲學社會科學部一部份群衆在本單位和北京街道上貼出了「打倒陶鑄！」的大標語。這樣，對趙紫陽老師——陶鑄的大圍剿開始了。

一九六七年一月四日晚，陳伯達率中央文革全體成員在人民大會堂接見「紅衛兵赴廣州專揪王任重革命造反團」，正式宣佈「打倒陶鑄」。

這是繼十二月底群衆貼大字報之後，由官方正式出面反陶鑄。這無疑是向世人透示：陳伯達、江青等人對陶鑄是早有毒計之心了。他們這一着棋包含四個意思：（一）進一步擴大反劉、鄧的戰果，爲徹底反掉劉、鄧掃除了一大障礙；（二）打倒陶鑄本人和他的部下，讓自己一伙人取而代之；（三）爲反周恩來作好伏筆；（四）徹底清除混入文化革命小組的劉鄧人員。

在陳伯達和四人帮的鼓動下，從一九六七年初開始，在全國掀起了反陶鑄的高潮。首先在哲學社會科學部成立了一個全國性的「批判資產階級路綫新代表陶鑄聯絡委員會」簡稱「批陶聯委會」。

接着，聶元梓等人也拉起隊伍建立了「鬥爭陶鑄聯絡站」簡稱「鬥陶聯絡站」。顯然，聶元梓覺得，「批」陶還不夠勁，還要升級爲「鬥」陶才更「革命」，更徹底，更能博得江青的歡心。

顯然，這是一種有預謀的行動，是在四人帮掀起「反二月逆流」的前夕發動這一攻勢的。同時，這無疑是四人帮反周恩來的一個重大陰謀的重要組成部份，陳伯達在

六七年一月十日對北京航空學院紅旗戰鬥隊等組織的代表講話時，已影射攻擊周恩來，他在談到揪陶時說：「不要以爲沒有戲了，還有一少撮攬陰謀的人，想破壞我們的文化大革命，推翻無產階級專政。有的已經被揭露，還在那裏指手劃脚！……」

陳伯達在這個時候講的「一小撮」，顯然是暗喩周恩來了。因爲，六七年一月這個時候，在中央唯一還具有影響力的「長老派」人物，就只剩了一個周恩來。而在四人帮的心目中，他們是把周恩來與劉、鄧、陶三人所代表的路綫劃上同類異綫的。由此亦可知劉鄧路綫實質上是中共黨內對建國的一種與毛思想截然對立的思想路綫。而陶鑄由於思想、性格上的相同，所以很自然靠攏了劉鄧路綫，因此就被四人帮列爲打倒的對象。同時，趙紫陽因陶鑄這位政治上老師的關係，當然也難逃大劫。這在下面將有詳述。

從此之後，「對劉鄧陶大批判成了文化大革命的大方向」。在這個「大方向」上，四人帮掀起一陣又一陣惡浪，其中有「揪劉聯絡站」的成立，幾十萬人包圍中南海，挑起武漢事件，終於，四人帮一手泡製了著名的所謂「二月逆流」。

「二月逆流」到底是怎麽一回事呢？現在據中共的正式內部文件透露，這是中共黨內的元老與四人帮一伙及毛澤東文化大革命錯誤作法的一次大反抗、大批判。其中

的錯誤作法提出了強烈的批判。

其中一次是在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時，由周恩來主持，在中南海懷仁堂會議室，召開當時主持黨政軍日常工作的負責人和「中央文革」成員的碰頭會議。會上，圍繞着文化大革命要不要黨的領導；應不應將老幹部統統打倒；要不要穩定軍隊等三個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爭。

會議開始葉劍英氣得跳了起來，他一手指着康生，狠狠的說：「上海奪權，改名爲上海公社，這樣大的問題，涉及國家體制，不經政治局討論，就擅自改變名稱，這是想幹甚麼？」

陳伯達轉着眼珠說：「這是巴黎公社的原則！凡讀書、看報的人都清楚！」

葉劍英斷言的嘲弄陳伯達說：「我們是不看書，不看報，也不懂得甚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那麼，請你能釋一下，甚麼是巴黎公社的原則？革命，能沒有黨的領導嗎？能不要軍隊嗎？」

三天之後，二月十三日下午三時，繼續召開碰頭會議。會議一開始，譚震林就痛斥張春橋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你們把老幹部一個一個打掉。四十年

的老革命，落得家破人亡，妻離子散。」

說到此，譚震林更憤怒了，他聲色俱厲的痛斥說：「蒯大富是甚麽東西？就是反革命！攪了個百醜圖。這些傢伙，就是要把老幹部統統打倒。這一次，是黨的歷史上鬥爭最殘酷的一次，超過歷史上任何一次！這種作法，砍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也要鬥爭到底！」

在這裏，譚震林以其軍人的大無畏氣慨，直接把矛頭指向了毛澤東攪文化大革命的錯誤，在中共的政治舞台上，又多了一個彭德懷的無畏的英雄。而因此一來，譚震林馬上被毛澤東視爲「大逆不道」，通過四人帮的手，把譚震林打成「二月逆流」的頭子，掀起在軍隊內部「揪譚」的高潮。如果不是譚震林得到周恩來、葉劍英、陳毅、李先念等人力保，恐怕連老命也給送上了。但有這麽一批老傢伙的支撑，就連毛澤東也不敢輕擧妄動，以防整個軍隊的離心。這樣，譚震林才總算保住了老命。

當時，陳毅也按捺不住了，他憤怒的斥責林彪、江青一伙說：「這些傢伙上台，他們就要攪修正主義，延安整風時，許多老幹部被整過，搶救運動攪錯了許多人，挨整的還有我們這些人。總理不是挨整的嗎？……我們一定要記取這個教訓！」

康生有恃無恐，馬上抬出毛澤東的大牌來，他指着陳毅說：「老幹部也會碰上新

問題，社會主義革命的問題，這是主席在政治局會議上說的！」

眼看江、林一伙的氣焰囂張狂妄，軍人出身的石油大功臣余秋里再難以抑制自己的感情了，他猛的一拍桌子說：「這樣對待老幹部，怎麽行？照這樣幹法，我就不去檢討！」他是大聲疾呼了。

李先念也支持余秋里，憤怒的說：「我們黨一貫強調大多數幹部和群衆是好的。現在這樣攪，團結兩個百分之九十五還要不要？老幹部都打倒了，革命靠甚麽？現在是全國範圍內的大逼供嘛！」

李先念在個人的立場上，與劉、鄧、陶他們的關係弄不太深，而且，他的性格趨向於折衷，和稀泥，所以，盡管他對毛澤東的某些錯誤作法反感，在基本的信念方面，他還是以毛澤東爲正統的。不過，在思想上，他的幹革命的宗旨，這位木匠出身的老幹部，與劉、鄧他們還是有相當的共通之處。上述，也就是成了李先念在政治上的不倒翁地位，同時，也注定了他在中共政壇上失去了強烈的個性，因而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影響力就少了。這是後話，在以後的「李先念揭秘」中，將有詳細敍述。

這時，就連視鄧小平「耳朵聾」、「很懶」的聶榮臻，因某些個人利益的觸動，也站出來批斥江、林一伙了。他說：「把幹部子弟和許多青少年誣爲聯動，是保守反

動分子，進行打擊迫害，這種不教而誅的作法是極其錯誤的。要打倒老子，就揪鬥孩子，株連家屬。殘酷迫害老幹部，攪落井下石，就是不安好心！」

聶榮臻說這番話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爲他的兒子被北京紅衞兵揪鬥而發的，所以，在相當大的程度上，他是因個人的因素而發的。在對四人帮的鬥爭中，多有多大份量？而且，聶榮臻的性格很滑頭，就在這番話的幾個月前，他大概忘了自己曾說過以下一段話！

當時是一九六六年十月左右。在中央政治工作匯報會議上，毛澤東一開頭就說：「鄧小平耳朵聾，一開會就在我很遠的地方坐着。一九五九年以來，六年不向我匯報工作，書記處工作他就抓彭眞。你們還說他有能力嗎？」聶榮臻馬上揷嘴說：「這個人很懶。」換言之，就是說鄧小平並非有能力。這在當時鄧小平處於不利的情況下，這又是否是「落井下石」？」隔了幾個月，當聶榮臻眼見自己的兒子被打成重傷，自己的地位也面臨不穩時，他又反過來說四人帮對他「落井下石」了。聶榮臻性格的滑頭，由此可見一斑了。

這兩次中央碰頭會，給了江、林集團迎頭一棒，但並沒有觸動問題的核心，即毛澤東對文化大革命的錯誤決定，所以顯得雷聲大雨點小，實際上是軟弱的反抗。而因

此一來，馬上就被江、林集團借助毛澤東的勢力，把這兩次碰頭會誣爲「二月逆流」，而對唯一敢於直接批判毛澤東錯誤路綫的譚震林，四人帮下手就絕不容情，給他扣上一頂「二月逆流的頭子」的大帽子，在黨內軍內掀起了一陣「揪譚」的狂潮。

這樣，處於困境中的陶鑄就更不好了。他當時正在家裏聽電台廣播，也聽到姚文元的「評陶鑄的兩本書」，也發覺自己竟然被扣上「叛徒」、「修正主義分子」帽子！陶鑄聽了以後，他的兩眼發直，在家裏悲憤的喃喃自言自語說：「姚文元這是置我於死地啊！」他一夜沒睡，在屋裏徘徊，直到天亮。

過了兩天，陶鑄的獨生女陶斯亮被強迫送到東北面城子去，然後又被趕到青海，所走的路綫，與當年林則徐的流放路綫幾乎一模一樣。

從女兒身上，陶鑄已預感到自己的命運了。他一方面爲他喜愛的女兒被奪走而悲痛，另一方面，又爲自己在政治上所遭受的寃屈而悲憤難平。自此之後，陶鑄就一直被關在北京一座不大的秘密屋子裏，失去了一切自由。一九六七年十月一日，時值中共建國十八周年，陶鑄思前想後，悲憤交加，一種自我了斷的心緒油然而生。但他在痛苦的徘徊中，終於戰勝了自己這個愚蠢的做法，他在這一天在日記上寫道：「自殺，就是有見不得人的事，不想把自己的問題弄清楚。」他還寫了一首抒懷詩：「性質

縱已定，還將心肝掏，若弘血化碧，哀痛總能消。」

陶鑄這種心境，一方面是對毛澤東極左路綫的血和淚的控訴，另一方面，也暴露了陶鑄性格上的弱點。不錯，他是一個至情至性的人，所以，他心裏有話難忍，不吐不快，同時，他的性格相對鄧小平來說，就顯得軟弱了。

鄧小平在文革期間受的寃屈折磨少麽？不，他比陶鑄所受的折磨要大得多。他作爲一個黨的總書記，實際上的第四號人物，一下子被趕去工廠、趕去五七幹校勞動，這比陶鑄被關在屋子裏好麽？但鄧小平却是天生的樂觀主義者，他在工廠勞動，挑了銼鑼絲這個活兒，工人問他爲甚麽，他就對工人說：「絲絲！絲絲！這是銼鑼絲聲音，你看鑼絲雖然盤旋而上，走了許多彎路，但它始終是上升到頂端的！」他以此來隱喻國家的政治形勢，充滿了樂觀主義的情緒。

但陶鑄一旦被關在屋子裏，失去了自由，加上被人在報章上戴上幾頂「叛徒」、「修正主義」的帽子，就悲觀失望了，就想到自我了斷，這顯然是性格上的軟弱。如果說知識分子天生就是動搖性甚強，那陶鑄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但是，鄧小平雖然也是一位知識分子，不過，經歷了幾十年的艱難磨煉後，他身上的知識分子氣味已消退，取而代之的更多的是軍人的性格。

由於陶鑄的性格上的軟弱，他在殘酷的政治鬥爭面前，身體首先就垮了下來。一九六八年十月，陶鑄已開始患上癌症。由於被監禁，獲醫有種種限制，所以一直拖到第二年四月癌菌擴散到膽囊，全身變黃，已露危態時，才被送去醫院留醫治療。

當時，周恩來出於一種正義感，冒着極大的風險，親自批示替陶鑄做胸腹檢查，周是指定全國最好的腫瘤和外科專家共同負責手術。周恩來的用意相當明顯，也是希望藉陶鑄獲醫的機會，把他保護起來，但是，這一切都太晚了。探查結果證明陶鑄患的是胰腺癌。這以後，大概周恩來已知道他就算盡一切努力，也難以使陶保存下來了，所以，連周恩來對陶鑄亦失去了信心。這對陶鑄的處境來說就更慘了。

一九六九年九月，陶鑄的癌症進一步擴散，他經常痛得在床上東倒西歪，前抓後仰，每次痛過後都是一身大汗。在這個時候，陶鑄面對死亡的陰影，却後悔自己當初的太過於執着了，他知道自己的執着，弄垮了身體，因而就失去了一切更正的機會了。這個時候，他對人說：「我不能死，特別是在這個時候，不應該死！」

但是，一個政治上、肉體上都處於絕望境地的人，一切外界向他伸出來的援手就自然少了。厄運最終不可逆轉的降臨到陶鑄的頭上。

一九六九年十月十八日，林彪下達了「一號通令」。陶鑄這位垂死的不幸人也被

撤離北京，而去到了一個秘密地點後，不準與任何人聯繫，這就等於在形式上宣佈了陶鑄最終的死亡。連陶鑄的老婆也被趕離了陶鑄的身邊。在到了安徽後的第四十三天，即一九六九年十一月三十日，陶鑄最終離開了這個他曾一度極力掙扎求存的人世。

陶鑄臨死時，親筆寫了一對遺詩給他的老婆，這首詩字道：「重上戰場我亦難，感君情厚逼雲端。無情白髮催寒暑，蒙垢餘身抑苦酸。病馬也知嘶厲晚，枯葵更覺怯霜。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無私天地寬。」

陶鑄的這首臨終絕句，包含血和淚的控訴，對毛澤東的極左路綫是一個極有力的控訴。據說事隔幾年後，陶鑄的女兒陶斯亮把父親這首詩轉交給當時主持中央工作會議的周恩來，周恩來讀了當場落淚；第二天，他就把這首詩送呈毛澤東。毛澤東讀了，不發一言，只是一個勁的歎息。當時林彪事件已爆發了，大概毛澤東是感觸那些當面萬歲不離口，背後算計下毒手的野心家，比不上他間接害死的「叛逆」對他的忠心吧！

同時，這首詩也道出這麽一個生活上的眞理：身體是一切的本錢。因爲，當陶鑄自悔自己因太過執着，而弄垮了身體，不但在政治上絕望，而且連肉體也絕望，而產生「病馬也知嘶厲晚」的感情時，一切都已經太遲了。不然的話，假如陶鑄像鄧小平

一樣，豁達做人，萬事達觀，他的身體就不會患上癌絕症，而能生存下來，那在今天，鄧胡路綫，應該說是「鄧、陶路綫」了吧！所以身體的保存，是戰勝一切災難的根本因素。

另一方面，陶鑄的死，對他的政治上的學生趙紫陽來說，亦產生了巨大的沖擊。陶鑄的死訊第五天在安徽傳到廣州來。當時，趙紫陽已失去一切權力，每日均要被逼寫檢討書，及接受無休無止的批鬥。傳說，他被拉去參加了一個批鬥會回來後，他的前工作人員便秘密的向他透露，陶鑄已在安徽不幸去世了。這個消息使趙紫陽十分悲痛。他托工作人員到市面上千方百計的弄來一支「蓮花白酒」。然後，又在家裏趁深夜無人發覺，擺了陶鑄的照片。

趙紫陽在酒杯裏倒上酒，一面灑落在地上，一面說：「這是你最喜歡喝的蓮花白酒！就算是我替你送行吧！」說着，趙紫陽哽咽不能語，在場的工作人員也落下淚來。

傳說，陶鑄的臨終詩也傳到趙紫陽的手上了。他含着淚，讀完了這首血和淚寫成的絕句，他很久沒有說話，最後，才對他的老婆說：「咱無論如何要活下去！不然的話，就正中了那些人的詭計！」顯然，趙紫陽在陶鑄身上，已悟出了政治鬥爭的一個

秘訣：只有保存自己，才能最後戰勝敵人！

從此之後，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趙紫陽均以超脫的心情去看待降到他頭上的折磨。因此，他的身體並沒有因政治上的磨煉而衰亡，相反，他每日堅持打羽毛球，紅衞兵越鬥他，他的身體却反而強壯起來。

第四章

文革起　趙紫陽力拒政治迫害

陶鑄失勢後，趙紫陽的處境越來越艱難。在一九六七年八月前後，趙紫陽的廣東省委書記已失去了，他每日要面對無休無止的大小批鬥會。

趙紫陽有個女兒，年方十八，長得很俏麗。趙紫陽知道自己的處境必定會牽連到家人，便及早作了佈置，把一家人包括老婆、兒子、女兒都送到海南島軍區農場，名

義上是去下鄉務農，實際上是托軍區一位老幹部負責保護起來。

廣州的紅衛兵果然把矛盾指向趙紫陽的家人了。他們硬闖入趙紫陽在省委幹部大樓的住處，要揪趙的家人去批鬥。當時廣州軍區司令已換了黃永勝，而保護省委大樓的衛兵是屬於廣州軍區管轄的。這些衛兵大概是接了黃永勝的密令，在紅衛兵闖進機關大院時，竟然空無一人！

趙紫陽早就料到會有此一着。他胸有成竹，端坐在家中，等紅衛兵進來。

紅衛兵氣勢洶洶的衝進來了。一見趙紫陽，就厲聲喝令趙紫陽把老婆孩子交出來，說是要他們接受「革命的批判」。

趙紫陽不動聲息的說：「老婆孩子是人，他們有手有腳，他們還有自由，誰知道他們去了那裏！革命也講一人做事一人當，爲甚麽要株連九族！」

但紅衛兵不管三七二十一，硬是闖進內室，把趙紫陽的家裏裏外外抄了個遍，但找不到趙紫陽的家人。紅衛兵不甘心，聲色俱厲的喝問趙紫陽，要他供出家人的去向。趙紫陽干脆來個沉默不語。紅衛兵沒法子，便留下幾個人在趙家包圍監視。另一面，與黃永勝有聯繫的人把此事向黃密報了。

黃永勝亦非善男信女，他很快便查悉趙的家人已在海南軍區藏身。但他們是打着

「支援邊區建設」的旗子，海南軍區不放人，黃永勝這位廣州軍區司令也沒辦法。不過，黃永勝也很詭滑，他秘密授意紅衛兵一條毒計。

半個月後，在海南島軍區農場，突然有人傳出一項消息，說趙紫陽患了重病，已到垂危階段。趙紫陽重病垂危的消息，很快便被趙的家人獲悉了。趙紫陽老婆連忙跑去軍區司令部，找到負責保護他們的那位老幹部，一問這個情況，那位老幹部亦愕然，表示並未接到這方面的消息。爲了愼重起見，他馬上掛了個緊急電話到廣州軍區，找着一位戰友，詢問趙紫陽患病的事。但對方答道說，省委幹部大樓已被紅衛兵負責接管，他們也不准進去探聽消息。這下子這位老幹部也不知所措了。

趙紫陽老婆把這情況與家人度量，趙紫陽的女兒對父親的感情深厚．她和哥哥一商量，便瞞着海南軍區那位老幹部，兩兄妹秘密趕回廣州市來。

他們化裝成一對外地情侶模樣的人，胡亂編了一個探訪某某人的借口，就硬着頭皮闖入省委幹部大樓裏來。他們在白天闖進去，倒算順利的避過了紅衛兵的耳目。到了晚上，他們偷偷的潛進自己的家。

趙紫陽一見他們竟然在這個時候出現，就吃了一驚，忙問這兄妹倆爲甚麽在這個危險關頭回來。兄妹倆把海南方面的傳言一說，趙紫陽就知道他倆人中了毒計了，連

忙對他倆說：「我沒事！他們還不敢公然對我怎樣！但你們得趕快逃走，遲了，他們就會來到了！」

兄妹倆一聽，嚇了一跳，正想迅速離去。就在這時，十幾名紅衞兵已蜂湧而進，哈哈狂笑着說：「妙！妙！你們果眞是父子、父女情深，一聽父親有事，就冒死趕了回來！」

傳說有身爲高幹子弟的紅衞兵，見趙紫陽的女兒長得俏麗迷人，更色迷迷的像一頭狼似的緊盯着她笑。這一切都瞧在趙紫陽眼內，他知道兒子落在他們這些人手上，尙是不算甚麽，但女兒的處境可就危險極了。但他作爲一個以前的委省書記，却沒法制止眼前這悲劇的發生。

紅衞兵硬是把兄妹倆人當着趙紫陽的面帶走了，室內留下女兒慘厲的哭叫聲。趙紫陽這位做父親的心都碎了，難過得落下淚來。

在趙紫陽身邊工作過的幹部，眼看這悲慘場面，都趕來慰問趙紫陽。趙紫陽在室內像陀螺般轉着，苦思能救兒女的辦法。有些幹部提議馬上去找黃永勝，請求他出面干預。趙紫陽這時已看透了黃永勝的狼子野心，搖着頭說：「這個想法太天眞了！如果他肯衞護正義，紅衞兵那能闖進這兒來？這裏是他的軍隊負責保護的啊！但紅衞兵

闖來時，這些衛兵却神秘的失去踪影，這難道不是早有預謀麽？在這種情形下，請他協助解救，還不是引狼入室麽！」

趙紫陽這麽一分析，他手下的以前的幾位幹部都噓着冷氣，一籌莫展了。趙紫陽想了又想，終於給他想出一個雖然冒險，但尚算可行的辦法來。他寫了一張字條，吩咐一位幹部緊急送去南京軍區司令部許世友處。接着，他給黃永勝掛了一個電話。他對黃永勝說：「黃司令！我的女兒和兒子都給紅衛兵抓走了，你不是有事和我談麽？這樣吧，如果你把我兒子和女兒送到軍區司令部來，我考慮和你好好的談談！」

黃永勝這時正奉了林彪之命，要更多的搜集周恩來的材料，他知道趙紫陽與陶鑄的關係密切，而陶鑄算得上是周恩來手下的一員心腹，正好借這個機會把更多的材料在趙紫陽口中套出來，這樣盤算下來，他答應了。他馬上給那些紅衛兵傳了話去，說不准對趙的兒子及女兒施行私刑，並且要完好無缺的送到廣州軍區司令部來，否則，他就派軍隊來接走趙的兒子及女兒。

黃永勝這一表態，紅衛兵發毛了，知道惹不起這位軍區司令，如果惹翻了他，軍隊一出動，誰也難頂，便只好照辦，連夜把趙紫陽的兒子及女兒送到軍區司令部來。

第二天一早，黃永勝就派人把趙紫陽「邀」來軍區司令部，但黃永勝却是十分狡

猾的人，自己不露面，只派了一位秘書出面與趙紫陽週旋。這秘書是黃永勝的心腹，他一見了趙紫陽，便露骨的要挾着說：「你的兒子和女兒都很安全！按照黃司令的主意，他們都接到軍區司令部裏來了。你知道的材料，對革命有貢獻的話，就可以將功贖罪，不但你可以恢復職務，你的家人的安全也絕對可以保證！」

趙紫陽胸有成竹，傳說用了一個拖字訣，希望能盡量拖長時間，這樣，事情就會有轉機。他搖搖頭，對這位秘書說：「既然他倆已在軍區司令部，我也被你們請到這裏來，急甚麽？共產黨人都是要革命的，爲甚麽不可以先和自己的兒女見見面呢？」

秘書沒法，只好請示黃永勝。黃永勝見趙及他的兒女都在自己手上，勝算在握，料趙紫陽也玩不出甚麽花樣，便答應了。

一會後，秘書和幾名衞兵，果然把趙紫陽的兒子和女兒帶來了。趙紫陽一見，便問女兒說：「他們有難爲你麽？」趙紫陽女兒一聽就哭了，說：「那些人都是壞蛋，一路上動手動腳，侮辱人家！回到他們的總部，就把我和哥哥隔了開來，我被關在一間房來！但後來他們就惡狠狠的進來，把我和哥哥送到這兒來了！」

趙紫陽一聽，這才放下心來，但心中的憤怒却着實難以壓抑，他指着那些衞兵，決然的嘲弄那位秘書說：「對兩個不成材的兒女，眞虧了你們荷槍實彈的保護啊！」

秘書的面上陣紅陣白，他們知趙的話裏所指，但又不能發作，他惱羞成怒了，便狗仗人勢的板起面孔說：「黃司令說了！你當面答應和他談一些情況，如果你打算眞的願意向革命靠攏，你就不必白花唇舌，還是把你所知道的都交待出來吧！你知道，革命派的耐性也是有個限度的！這點你應該清楚！」

趙紫陽眼見秘書已目露兇光，知道這不過是黃永勝的傳聲筒，看樣子，他們是絕不會輕易放過這個折磨、打擊自己的機會了。自己可怎麽辦？難道眞的和他們這一伙人同流合汚？這是掉腦袋也不能幹的事！趙紫陽在這點上非常堅定，絲毫也沒動搖。但如果自己在這個時候一口拒絕，那這對兒女的處境就慘了，他們是甚麽下流無恥狠毒的事也敢幹出來的！不說別的，他們把女兒乾脆交回那些紅衞兵手裏，那女兒這一生人的幸福就算喪送在這班人手上了！他這時眞是急如熱鍋上的螞蟻！

怎麽辦呢？趙紫陽就算再鎭靜，但在這危急關頭，也顯得有點不知所措了。

秘書似乎看透了趙紫陽的心理，不失時機的又敲了趙紫陽一棒，他說：「要革命是不能猶疑不決的！否則，革命派對那些死心塌地的修正主義份子，也是絕對不會容情的！」這是明顯的威逼了。

趙紫陽望一眼牆上的掛鐘，焦急萬分，額上亦滲出汗水來！「難道那位向南京求

救的幹部也出事了麽？」趙紫陽心想，他在這個時候幾乎絕望了，他甚至懷疑自己這次是否弄巧反拙，自己送入虎口來！

就在這時，有幾個全副武裝的高級軍人咚咚的大步走了進來，其中一位是海南軍區的司令員。而另一位，竟然是南京軍區司令部的特派員，他手裏有一份密函，要當面呈送給黃永勝！

秘書一看，驚呆了。對海南軍區司令員，他尚可以不怎麽的賣賬，因爲海南軍區是廣州部隊的屬下，黃永勝是他的頂頭上司，他兇也兇不到那裏。但對這位南京軍區的來客，他就感到震驚了。他當然知道，南京部隊與廣州部隊平起平坐，况且南京部隊的許司令，絕非一位好惹的人物，眼看他在這個節骨眼上來到，顯見是與趙紫陽這事兒有關了。

當下這秘書也不敢擅作主張，趕緊把此事向黃永勝通報了，不知怎麽一來，黃大爲緊張。他吩咐秘書，把這兩人請進他的書房來。許久，海南軍區的司令員和南京部隊來的特派員出來了，秘書垂頭喪氣的走在後面。

趙紫陽一見，便是心下明白是怎麽一回事了。他站了起來，嘲笑的對那位秘書說：「怎麽樣？我這兩個不成材的兒女，在你們心目中，大概沒甚麽份量了呢？」

秘書垂頭喪氣的把手一擺，示意警衛把趙紫陽的兒子和女兒放了。然後，這一行五人，便昂然的走出了廣州軍區司令部。

傳說趙紫陽在危急中，突然想起黃永勝有個兒子在南京部隊當兵，他又知道南京部隊司令員許世友很講義氣，於是便冒險給工作人員一張字條，吩咐他向許司令求救。許世友接了趙紫陽的字條，大怒，他親筆寫了一封信給黃永勝，派人連夜從南京趕來。許世友在信中寫道：「閒話少說，你的兒子我管教得好好，但別人的兒女你也應該好好照顧！……」黃永勝接到許世友這封信，氣得大罵許和尚可惡！但他又無可奈何，因爲他的寶貝兒子眼下的確在南京部隊當着一名團長，許世友是他的頂頭大上司，惹怒了這許和尚，說不定他也像自己一樣，把他的兒子扣起來，那就當眞大大的不合算！這樣子盤算的結果，黃永勝只好咬牙切齒的下令秘書把趙紫陽的兒女放了。

這一幕趙紫陽妙計救女的傳聞，不久便家喩戶曉了！

第五章

免職務　趙紫陽無官一身輕

從一九六七年下半年開始，趙紫陽便實際上被免除了一切職務，起初紅衛兵尚把他拉去批鬥，但由於批來批去批不出甚麽樣子，最後紅衛兵也心淡了；甚至連黃永勝也認爲在趙紫陽身上下功夫是白白浪費時間。因趙紫陽除了出身地主知識份子家庭外，其他很難挖出他甚麽大錯誤。他自小就參加了革命，所做的一切中規中矩，頂多是

說他跟隨陶鑄的修正主義路綫、他不像劉少奇一樣經歷複雜，可以扣上「叛徒」這大逆不道的帽子，所以康生、林彪、江青等人，逐漸地也就放鬆了對趙紫陽的注意力。

在一九六八年一段時間內，趙紫陽是閒人一個，他失去了工作的權利，出外也要黃永勝的軍管會批准。但他也懶得去傷神，乾脆便在住家裏養金魚、種花、賦起唐詩來，倒也自得其樂。

傳說趙紫陽在當時曾花了一番心思去研究養金魚、種蘭花的學問。他去池塘裏撈了一些小蟲回來，把它們晒乾了，又小心把水蟲乾磨碎，然後才投入金魚缸去餵魚，所以他的金魚都養得又大又肥。他種蘭花亦很有心得，他家裏有一株蘭花，曾裂出六十四昌來，一「昌」，花農的口吻，指的是一株，蘭花的價值是昌數越多就名貴。趙紫陽種出了六十四昌，這是很了不起的成就。

對他這種情趣，紅衛兵瞧不順眼了，便跑來質問他，問他爲甚麼不讀馬列主義毛澤東著作，而偏偏去弄這些地主資產階級的玩意。

趙紫陽說：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是眞理，對眞理要慢慢的體會，我這是利用養魚種花的安靜來思考馬列毛澤東思想的眞理啊！

趙紫陽這麽一說，把紅衛兵氣得啞口無言。

從這些小事可以發現，趙紫陽是很有機智的。他今日擔任了中共國務院總理，按理應當專心處理內政事務，但他近年來却把許多時間放在對外交往的事上，雖然有些還不大成熟，但憑着他的機智，許多令人尷尬的場面，他都應付得來。

一九七一年時間，趙紫陽結束了在廣東的閒賦生活，被中央調派去內蒙古自治區，當了一名第四區委書記，實際上有職無權，等於是流放式的調動。

說來也算是歷史的巧合，趙紫陽走的路綫，就好像當時反英反鴉片的林則除一樣，只不過林則除等到被大清皇帝記起，把他召回京師時，林則除已在中途死去。但趙紫陽在一九七二年底，被周恩來召回廣東任職時，却依然是年富力強。

趙紫陽南回廣東不久，就正式擔任了中共廣東省委書記，其後，又重新擔任中共廣東省第一書記，兼廣州部隊的政委。廣東地區的軍政大權集於他一身了。

傳說趙紫陽被調回廣東任職不久，他就派了一部順便飛海南島的軍機，把留在海南軍區過着避世生活的老婆、兒女接回廣州來。

當時依然是江青、康生等人的天下。有人就擔心的問趙紫陽：你這樣做，不怕他們揪你小辮子麽？

趙紫陽不以爲然的回答說：「怕甚麽？再大的風浪也經歷了，共產黨人也要過正

常的家庭生活嘛！」

這句話後來傳開了，逐漸地，傳到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鄧小平副總理的耳中，鄧小平高興的對科學院院長胡耀邦說：「這位年青的省委書記很有膽色哩！」自此之後，趙紫陽在鄧小平的腦海裏，便留下了一個印象，他開始留意這位全國最年輕的省委書記了。

一九七四年六月期間。中共在各地展開共產主義理論學習運動。這個運動與其說是中共搞，不如說是毛澤東通過江青、張春橋等人搞更爲合適。而且，這次運動的來頭極不尋常，江青手下的文膽，有意無意的把矛頭直接指向當時正在中央作艱辛努力，力圖把陷於崩潰邊緣的中國大陸經濟挽救的周恩來、鄧小平頭上。

經過種種的政治磨練，趙紫陽這個陶鑄在政治上的學生，不但在感情上，而且在政治路綫上與劉周鄧路綫走到一起了。因此一來，他的一系列的施政手法，便有了截然不同的變化。

趙紫陽對江青一伙人無休無止「鬥爭」、「運動」，一方面感到討厭；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借着這個機會，深入農村，盡量的多接觸下層的農民群衆以及大批的基層農村幹部。

趙紫陽選了鄰近廣州的南海縣地區作爲這次「理論學習運動」的重點，他自己親自兼任團長，捲起舖蓋，親自到南海縣平州公社一戶叫麥權的農民家裏蹲點，與麥權一家人同吃同住同勞動。

起初，麥權一家人不知道這位幹部就是趙書記，所以也沒怎麽留意，也就按一般的蹲點幹部來招呼他。每日擺上桌面來的盡是鹹魚青菜，而且糧食也不夠，有時還要喝粥。趙紫陽却竟然食得津津有味，還大讚麥權老婆的手勢好。後來，麥權終於知道這人是省委趙書記。而且，縣裏、公社裏的幹部亦不時秘密的派人前來詢問麥權經濟是否有困難，如果有困難，就盡管提出來，他們一定馬上解決。麥權樂得自己也吃上幾頓飽飯，就答應縣裏的幹部送猪肉、送魚來。

這天，趙紫陽與麥權一道餵猪，返回屋裏吃晚飯。趙紫陽一看桌上擺出來的菜色，嚇了一跳，問麥權說：「哎呀！今天是甚麽日子？大魚大肉的？老麥，你發財了麽？怎麽我沒有聽你說起呢？」

麥權瞥一眼老婆擺上桌面的二肉二魚一湯，搖搖頭，歎口氣說：「那裏！我一家人不過叨了您的光罷了，趙書記！」

趙紫陽一聽，甚麽都明白了。他認眞的對麥權說：「兄弟！我雖然是省委書記，

但我來你家，不是爲了吃大魚大肉啊！你如果盡把這些好東西擺出來招待我，我還以爲你們的生活過得滿不錯啦！你叫我怎能知道你們的眞實困難情况呢？這餐飯就當是我們先吃前景飯，在後，再不要那些幹部送東西來啦！」

趙紫陽這意味深長的一番話，使麥權聽了非常感動。

三個月後，趙紫陽回到省裏，隨即召開了省農村三級幹部會議。所謂三級，即省、地、縣。三級所有主要的農村幹部都參加了這次會議。代表南海縣參加會議的是南海縣委書記劉振本，他在趙紫陽的工作圈裏就非常熟悉趙紫陽了。

傳說在會議上，趙紫陽指名劉振本介紹南海縣的經驗。劉振本把南海縣實現全縣普遍越過千斤大關的經驗談了。與會的幹部都很受感動，鼓起掌來。但趙紫陽在主席台上並沒有鼓掌，他當着幾百人面前，大聲問劉振本說：「南海縣實現了高產，你所說的經驗中，有那一條是重要的呢？不要說空話，把你的內心話大膽地說出來！」

趙紫陽身爲一個省委第一書記，在這個敏感的政治氣氛中，居然對屬下問起這句話來，頓時引起全場農村幹部的觸目，一時之間，全場靜得鴉雀無聲，把眼光向劉振本投射過來。

劉振本雖當了幾年縣委書記，但也沒見過眼下這等大陣仗，他聽了趙紫陽當衆發

問，心頭十五十六，如水桶穿梭般上落。一方面，他在這幾年的縣委書記生涯中，深深感到現下農民生活的困苦，雖然用種種的手段，勉強把生產搞到千斤一畝「年產」，但是，農民吃不飽，連養豬的飼料也沒有，日常零用錢更是少得可憐，已到了怨聲載道的地步，這樣子搞下去，恐怕不但不能再保持高產，農民不起來作反才是怪事，而且眼下已有這種端倪的出現，因此，他深切的感到要想持續高產，就非得讓農民自己作主，使他們的肚皮塡得飽一點，手頭寬鬆一點，這是一條根本的經驗，其他的都是廢話、空話。但是，看看事實，眼下正是「理論學習」運動期間，在這個公開場合，把自己這種意見坦率說出來，不被扣上一頂「修正主義」大帽子才怪。

劉振本想來想去，不知如何回答了。最後，他咬了咬牙，終於繞了個彎說：「抓革命促生產這是重要的一條，但人也要吃飽了才能幹革命，我認爲，咱們農村幹部，除了抓好革命外，還要千方百計讓農民吃飽肚皮！」

趙紫陽一聽就笑了。劉振本的委曲求全心理他一眼就瞧穿了，他看清了這位農村幹部有一股爲民的心思，這點很可貴，但他太膽小了，這種人既可以使用，又可以重用，關鍵是使他們的膽子大起來。

傳說，趙紫陽大聲說：「振本呵！說話不要呑呑吐吐，你心裏想怎麽的，就怎麽

說。在這個會議上，要扣帽子，就先往我頭上扣，所以我就大膽地說，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這點，我以爲是搞好農村的最根本的經驗！」

趙紫陽這句「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的話，出自「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一句，但趙紫陽故意把「天」字改爲「先」字，既中和了原來的「天」字所含的強烈的政治意味，又把「先」字發得更通俗，更易懂，這句話「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便成了趙紫陽的一句名言。

趙紫陽這句名言，無疑是顯示了他經過了幾十年的政治磨煉，最終形成的成熟的政治概念。他顯示了趙紫陽從一個單純的熱情的愛國者一進而成爲有治國之材的政治家，他的這種逐漸形成的施政宗旨，爲他日後的非凡的成就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同時，趙紫陽亦開始更受周恩來、鄧小平這一批黨內元老的注重。傳說鄧小平獲悉趙紫陽在幹部會議上說這句話時，高興得特地在家中吩咐他的老婆卓琳加菜慶祝，他是破例的喝起酒來。

卓琳覺得很奇怪，便問鄧小平說：「你不是有甚麽大喜事嗎？這幾年來還沒見過你這麽開心過，連你重出工作你也沒有這樣慶祝嘛。」

鄧小平把一小杯茅台酒灌進肚子裏，說：「你知道麽，我今天聽了一句令人非常

開心的話！」
「甚麽話呀？」
鄧小平說：「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先呵！」
「我沒聽說民以食爲先這句話，只有民以食爲天這句！」
卓琳不解的望着鄧小平說。鄧小平哈哈大笑，說：「爲甚麽要別人說了，自己才敢說呢？我那句被人批判的話，黑貓白貓的，不是沒人說過麽？小趙這是故意改了個字呵！看來，我們黨這類的人材還是大有人在的，所以値得慶祝！」
過了三個月，鄧小平便把趙紫陽召上北京來了。這時，鄧小平正受着江青、毛澤東、地方左派的三面圍攻，他的處境非常艱難。不過，鄧小平的眼光已放到將來的棋盤上，他深知，最具決定性的日子不是現在，而是一旦毛澤東逝世後那時的中國政局，如果在現在不抓緊時機，讓一批有眞材實學，而又有點眞心爲國爲民出力的幹部幹出成績，樹立起他們的威信，那自己這一面帶失去了在將來的決勝負的籌碼。而趙紫陽，恰恰就是鄧小平眼中這類人材的姣姣者。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趙紫陽奉召來到中共國務院辦公室，鄧小平早就等着他了。

趙、鄧這次會面，是歷史性的，它不但在部份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演進，而且亦決定了趙本人今後的命運和前途，是趙紫陽政治生涯中一個關鍵的轉捩點。

會面時，只有三個人，除了趙、鄧本人，其餘一位是鄧小平的得力愛將萬里。鄧小平簡略的對趙紫陽交待了赴川的使命，便對趙紫陽說：

「你去了，還是搞班子，反資產階級的派性，要放手發動群衆，堅決搞。相信你去會把工作搞好。我不怕你在工作中出甚麽問題。就怕你勇氣不夠，不大膽。」

趙紫陽略爲猶疑的說：「這幾年我實際上沒有工作，在內蒙一年半，也是輪不上我說話！……」

鄧小平把手指一擧，說：「靠邊站了這樣多年，對過去的經驗教訓不正確吸取，不敢大膽負責，要怕就怕你這一點！他到鐵道部，」鄧小平指指坐在一邊的萬里，「耀邦到科學院，也不過是幾個月時間，局面就改變了，主要是大膽，不怕。」

萬里插話說：「他們在嚷着要把我們打倒哩！」

鄧小平銳利的瞥了趙紫陽一眼，鼓勵似的說：「現在有些幹部就是怕被打倒，不要怕被打倒，不怕犯錯誤。打倒一次還怕打倒第二次？如果把工作搞好了再打倒也沒關係。」

趙紫陽說：「我接了赴川命令，江青托人傳話來，說要記取文化大革命的東西。」

鄧小平輕蔑的瞥瞥嘴，不以爲然的說：「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問題一概把它忘記，根本不要去想它，也不要去提了。我記性不好，都忘記了。不要顧慮多得很，怕這怕那就辦不好事情，毛主席的路綫就貫徹執行不了。」

鄧小平接着說：「你去了，班子問題你考慮，關鍵是團結，使用老幹部，解放老幹部。有的人無非要說你是『還鄉團』，搞『復辟倒退』，等等。」

趙紫陽說：「我一安排老幹部，有人就說『峨嵋山幽靈和鳥山幽靈結合起來了』，搞『右傾復辟』了。」

鄧小平把手猛地一擺，堅決的說：「他說他的，搞事情總是有人要反對，不要怕。反正領導班子問題要解決，要調整，老幹部要依靠。」

趙紫陽說：「中央那幾個文件，我看在目前推行有些問題解決不了。」

鄧小平說：「幾個文件（指核算單位過渡問題的幾個文件），你們看後有些甚麽看法？當然，有一些現在還不行，但是每個縣都有一些比較好的大隊可以試行，可以分批地搞。這條路肯定要走，大家要作點調查研究，然後按照實際情況逐步地走。…

……華國鋒同志講的幾條理由還差一條，就是一定要向八〇年基本實現農業機械化這個問題結合起來考慮。要實現機械化，核算單位不大一點怎麽行？」

萬里插話說：「最近下面有許多政治謠言，說三道四的，連總理也牽連進去了！」

鄧小平沉思的說：「這不全是空穴來風，主要是報上發表了評『水滸』的文章引起的。」

這次會面後，趙紫陽就正式赴川上任四川省委第一書記這個關鍵性的職務。

這次會面的焦點是鄧小平給趙紫陽的打氣話。鄧小平一方面鼓勵趙紫陽要大膽、不要怕第二次被打倒；另一方面明確提示不要記住文化大革命那些東西，意思是要趙紫陽把在文化大革命中受批判的那些「理論」忘掉，按照自己的想法，大膽地走出一條農村經濟建設的新路子。這二點也就成了趙紫陽在四川施政的核心，就憑着這二點，趙紫陽終於在四川幹出一番大成就來，為他日後登上國務院總理這個寶座奠定了一塊基石。

同時，趙鄧這次會面，亦反映了鄧小平在當時的政治氣氛中的無可奈何的心態。例如，當他提到那份由張春橋、華國鋒等人策劃的核算單位由小隊向大隊過渡的文件

，就很有點被逼執行的味道。此外，當萬里提到『水滸』所引起的下面謠言時，鄧小平的痛苦心態就更坦白的流露了。事實上，在七五年九月尾這段時間，政治惡流的衝擊已非常厲害，鄧小平的地位受到了猛烈的動搖，甚至連毛澤東本人亦聽信了江青、毛遠新一伙人的謠言，對鄧小平明顯的表露出懷疑了。毛澤東的「評水滸投降派」，其焦點就是針對鄧小平大量地起用老幹部的。不過，鑒於當時周恩來還躺在醫院裏，毛澤東不能不在處理鄧小平的問題上採取等待時機的手法。

當然，鄧小平對此完全不知情是騙人的。有人說，鄧小平在七五年時期是太急進了，所以才招致毛澤東的憤怒。但是，鄧小平或許正是看穿了這點，才抓緊點滴時間，爲日後的決勝負增添一塊又一塊的籌碼。而趙紫陽這塊放在四川的籌碼，就是其中最具份量的籌碼之一。

第六章

蜀道難

趙紫陽赴川上任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五日，趙紫陽乘北京航機赴川就任。第二天一早，他就改了便裝，帶了一個便衣警衛兼秘書，便西出重慶，踏上「蜀道難」。要描述四川的道路崎嶇艱辛，地位的險惡。李白有道：

「噫吁，危乎高哉！蜀道云難難於上青天。蠶叢及魚鳧，開國何落然！爾來四萬

八千歲，不與秦塞通人烟。西當太白有鳥道，可以橫絕峨嵋嶺。地崩山摧壯士死，然後天梯棧相鈎連。上有六龍回日之高標，下有衝波逆折之回川。黃鶴之飛尙不過，猿猱欲發愁攀緣。青泥何盤盤，百步九折縈巖巒。捫參歷井仰脅兒。以手撫膺坐長歎。向君西遊何時還，畏途巉巖不可攀，但見悲鳥號古木，雄飛雌從繞林間。又聞子規啼夜月，愁空心。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使人聽此凋朱顏。連峰去天不盈尺，枯松倒掛倚絕壁。飛湍瀑流爭喧，崖轉石萬壑雷。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劍閣崢嶸崔嵬，一夫當關，萬夫莫開。所守或匪親，化爲狼與豺。朝避猛虎，夕避長蛇，磨牙吸血，殺人如麻。錦城雖云樂，不如早還家。蜀道之難難於上青天，側身西望長賓嗟。」

李白這首蜀道難，既描寫了川地的雄巍峻嚴，路途的艱辛；同時，也値此而爲仕途的險惡而感懷。你看，他把仕途比作『蜀道』，說這裏是『朝避猛虎，夕避長蛇』，隨時隨地有那些『狼與豺』窺倚看你，在『磨牙吸血』，這條道上眞箇是『殺人如麻』！夠恐怖了，所以李白歎道：「其險也若此，嗟爾遠道三八胡爲乎來哉！」

李白這首詩，倒彷彿是說給趙紫陽這位「遠道之人」聽的一樣！

不是麽？你看，當時的政治氣氛是秋深夜雨，凜冽的批判風已卽將刮遍中國大地

；以周恩來、鄧小平爲首的經濟路綫，正受到江青一伙的瘋狂圍攻，而且他們得到毛澤東或明或暗的鼓勵和支持；而江青一伙人亦看穿了毛澤東已把他自己政治生命押在「文化大革命」這場慘烈的政治大賭注上，他絕不會認輸，他亦絕不能認輸，否則，他的極爲自負的一生就將喪送在這場大賭注上，所以江青一伙氣焰囂張、有恃無恐。

但是，反觀照周恩來，鄧小平一方的力量，却是軟弱得可憐，再加上周恩來的病情已到了最後關頭，實際上已無力支撑大局，而一旦周恩來撒手人間，那鄧小平就更孤獨無援了！在這種情況下，又試問怎能與江青等人挾天子照令諸侯的力量相抗？堅決執行鄧小平的路綫，唯一一條路就是準備自己再一次被打倒！趙紫陽在接命之初，就深切地感受到這點。

當時，趙紫陽的好友聽聞趙奉鄧之命赴川上任，就曾經出自好心的勸告他說：此行艱難，你的老婆孩子還是留在廣州好！這些朋友的言下之意，趙紫陽那會聽不出來？這倒眞有點像李白歎息那樣：「遠道之人胡爲乎來哉」的含意了！

但趙紫陽還是毅然的單刀赴會了。當他第二天和一名警衛踏上「蜀道」，到農村實地私訪時，他更加深切的感到：自己的決定是對的，他應該來！

不是麽？你看：四川這麽一個「天府之國」，但在四人帮黨羽統治下，竟然變成

了「豺狼當道」、「磨牙吸血」、「殺人如痲」。成都這個古稱「錦城」，乞丐隨處可見，一個男娃娃只值三十斤糧票，一個十八九歲的黃花閨女，竟然一百斤糧票就可以帶走回去！甚至還要勞動陳永貴（當時是國務院副總理）把一些蕃薯乾調來四川救濟災民！

趙紫陽和警衛來到成都近郊的一條村莊。他看見一個農民老伯正在蕃薯地艱難的剪那些半枯黃蕃薯葉「拿去餵猪麽？猪隻吃了這些東西，怎長得肥呢？」趙開口問。

這農民聽了，抬起青筋横露的臉，狠狠地瞪了趙紫陽一眼，欲說甚麽，但似乎見趙紫陽是南方來的差佬（即四川人俗稱的供銷員）模樣，便不發一語了，只管自己剪起黃葉來。他剪了一大筐，就挽着走了。

趙紫陽覺得很奇怪，他便和警衛兼秘書靜靜的在後面尾隨而來。老伯進了屋子，便把黃葉用清水仔細的洗了，切碎，倒進鍋裏。這時，趙紫陽走了進來，給老伯遞了一支烟。老伯見這位中年差佬好客，態度便放緩了一點。不一會，鍋裏的東西滚了，老伯掀起鍋蓋，把勺子往裏攪起來。趙紫陽探頭一看，只見鍋裏只有幾粒米花，餘下的便是半黃的蕃薯葉了。

農民老伯把火熄了，抽起遞給他的香烟來。瞧他的樣子，似乎是喝了一碗人參湯

似的。趙紫陽靜靜的站了起來，繞屋子轉了一圈，然後折回屋裏來，問老伯說：「你家的猪放在那裏呢？社裏沒給你們搭個猪圈麽？」

老伯苦笑搖了搖頭，帶着地道的四川音憤怒的說：「俺一家五口人飯也沒有吃了，還拿啥去餵猪？」

「那你鍋裏煮的是……」趙紫陽驚疑的指了指鍋。

農民老伯裂了裂嘴，欲說欲不說的，最後，終於凶狠的緊盯着趙紫陽說：「你大概是南方來的吧？沒見過這裏的慘狀！這是我一家五口的一天食糧，還得分多一碗給我那餵奶的媳婦哩！你還說餵猪嗎？格老子！餵個大頭兒！」

農民老伯眼下還嘮嘮叨叨的訴說着。但趙紫陽的臉色却變得鐵青，他示意警衛把這戶農民的住址記下來，便一言不發的走了出去。

警衛跟在後面，他見趙紫陽走在前面一直悶聲不語，還以爲是趙紫陽聽了那老鄉的說話生氣，便在後面說：「這裏的農民生活太苦，大概是說順嘴了，趙書記別當一回事就是了！」

傳說趙紫陽一聽，猛地停住了脚步，又猛地扭轉身來，警衛發覺，趙紫陽的面上竟掛了兩滴淚水！趙紫陽咬着牙關說：「你瞧清了？這裏的人民群衆給他們害成個到

甚麽樣子了？你挨過這些黃葉蕃薯粥麽？它的味道好麽？我看，咱們不但應該來，而且是來遲了！如果早來一兩年，拼着烏紗不要，也得把這裏狠狠地翻一翻！」說完，趙紫陽加快了脚步，向另一條莊走去。

趙紫陽和那位警衞兼秘書，在成都附近的農村跑了三日，傳說，他倆來到四川城關鎮。

城關鎮在四川是出了名的「農業幹部聚匯地」，這個面積不大的城鎮，竟然匯集了各縣的縣委機關不下三十個之多，的確是一個龍虎風雲匯的地方。其中有名的諸如蒼溪縣、閬中縣、蓬安縣、沐川縣、潘陽縣、廣安縣等等。

趙紫陽未來四川之前，便聽說過這麽一個地方。這是鄧小平親口對他說的。這時，他剛一踏入城關鎮，便皺緊了眉頭，對秘書說：「太不像話了！大白天，竟然有這麽多個縣委機關關上了大門！他們這是幹啥啦？」

秘書很懂這裏的行情，便神秘的對趙紫陽說：「咱們到廣安縣去看看！聽說這裏以它爲馬首哩！」

趙紫陽一聽，馬上點頭說：「對！先把它的馬首牽出來！其他的馬也就不能不跟着走啦！」

趙紫陽和秘書悄悄的向廣安縣縣委機關駐地摸來。他倆簡裝便服，像一個外來的推銷佬，瞧上去，誰也不會當他是甚麼大不了的人物。

廣安縣機關就在城關鎮東北，有一間三層高的大樓，門口掛了一個醒目的招牌，上書：「中共廣安縣委」，這比起其他是有一間平房大小的縣委駐地來說，就的確顯出它的聲派不凡。不過，縣委機關的大門都緊緊的閉着。也不知縣委負責人們在裏頭弄甚麼玄虛。

趙紫陽和秘書上前拍門，老半天，才有一個半死不活的看門老人把大門推開了一條小縫，探出禿腦袋裏來說：「同志！你們找誰？他們忙着辦公，沒空接待來訪客啦！」

秘書一聽，又好氣又好笑，說：「既然是在辦公，爲甚麼把大門關上呢？他們是自己替自己辦公麼？」

看門老頭不知所措的眨着眼說：「我啥也不知，上頭這麼吩咐下來，我就這麼照說！你們走啦，別來煩老子了！」說着，就要把大門關上。

秘書一看，是不是路，連忙一手把大門頂住，不讓老頭關上，一面擠了進去，悄聲對正要發惡罵人的看門老頭說：「別吵！不關你的事！我們是省委派下來的人，如

果你們上頭責怪你，我們可以把你調去省委機關看門口！」

這老頭一聽，再看一看隨後擠進來的趙紫陽一眼，也就歎口氣說：「上頭是縣委，你們是省委，省委當然大過縣委啦！沒說的，咱聽你們便是。」他也不理趙紫陽倆人，把大門重新關上，便走入看門房去睡覺去了。

趙紫陽的眉頭越皺越緊，他和秘書倆人連續跑了幾個辦公室，例如「林業局」、「農業局」、「宣傳部」等幾個辦公室，都寂寞無人，恍惚全是「無人辦公室」一般。趙紫陽瞧得直搖頭。他加快了腳步，走到黨委辦公室所在地，只見大門開處，裏面烟霧騰騰，幾個幹部模樣的人圍着一張辦公桌，正聚精會神的不知在研究甚麽。看他們的模樣，眞箇有「冥思苦想、一夜白了少年頭」之勢勁。

趙紫陽心想，莫非這幾位幹部在爲研究一宗一宗民情而焦慮苦思麽？這倒也難得呵！於是便悄悄的走上前去，他定睛一看，怒火便從腦壳上衝！原來這幾名幹部不是在研究甚麽民生大事，而是在忘了娘老子般的打着撲克牌賭錢，甚至連趙紫陽悄悄的進入來也不知道！

「你們都給我停下來！」

趙紫陽再忍不住了，厲聲地喝道。

這六名賭棍幹部嚇了一跳，齊齊扭轉身來，一看，却又不以爲意的笑了，其中一個似乎是最「大粒」的，皮笑肉不笑的緊盯着趙紫陽說：「是誰？從甚麽地方來？這裏是縣委機關重地，你知道不知道？竟敢在這兒大叫小叫？活得不耐煩了麽？告訴你！就算你是上級派下來的，咱也不見得就怕了你！省委張西挺書記給咱頂住哩！」

秘書兼警衛按捺不住了，衝上前去，厲聲喝道：「這位是省委趙紫陽書記！」

趙紫陽一步跨了上前，指着爲首的那個賭棍幹部就問：「你是誰？擔任甚麽職務？從你開始，逐個報出職務來！」趙紫陽這一表明身份，三名賭棍幹部才嚇呆了，馬上垂頭喪氣的低下頭來，小聲的說：「我是縣委陳書記！……」「我是縣委的宣傳部長！……」

趙紫陽嚴厲的教訓他們說：「虧你們還記得自己是共產黨的幹部！你們知道農民老鄉挨野菜頂肚子的苦況麽？好吧，你們把撲克放好，馬上去整理包袱，每個縣常委，從書記開始，一個個到公社去調查。三天之後，每人打一份調查報告，親自到省委辦公室匯報！」

趙紫陽離開了廣安縣委機關，走了出來。跟隨他們秘書兼警衛氣憤地說：「趙書記！對這些禍國殃民的賭幹爲甚麽不採取嚴厲措施懲治一下？這樣太便宜他們了！」

趙紫陽笑笑，胸有成竹的反問秘書說：「打蛇要打在甚麽地方最好？」

秘書眨了眨眼，不解的說：「當然是打在七吋上呵！但這與這些賭徒有甚麽關係？」

「問題關係大着啦！你剛才不聽他們提到張西挺這個女書記的名字麽？現在她在四川省委很有那麽一股勢力支撐着哩！要把這些賭徒懲處一下倒是容易，但咱們在省委就不好說話，會打草驚蛇！」

秘書有點省悟了，低聲說：「趙書記心意思是，首先解决省委的問題？」

趙紫陽點點頭，不動聲息的說：「對！打蛇打在七吋上，我就是要通過這些人把他們的七吋位引出來！」

當時，四川的局面確實十分複雜。四川省委的大權，有相當一部份落在一個張西挺的女人手裏。張西挺原是四川宜賓地區的一名中級幹事。曾在五七年時犯過一次工作上的錯誤被當時的四川省委降了職。文革一開始，張西挺認爲報復的機會到，馬上跳了出來，進行造反活動，她集合一班人，把矛頭直指四川舊省委。武鬥一開始，又指揮黨羽，佔據軍工廠，把大批的武器甚至重型武器如坦克等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很快便把舊省委的一班人轟了下台。

當時，江青、王洪文等人對張西挺十分欣賞，曾把她召上北京，面授機宜，壯她的膽，表示做她的後台。這樣一來，張西挺就更肆無忌憚了。憑着江青這一時勢力，張西挺扶搖直上，在七五年便當上四川省委代理書記，控制了四川省委的黨政大權。

對國務院鄧小平升任趙紫陽爲四川省委第一書記，張西挺並不怎麽擔心，她認爲，趙紫陽說甚麽也是一名解放出來的舊幹部，在文革時便已被弄得很臭，這麽一個前修正主義者，來到四川，很難有甚大作爲，一切還不是要看她的臉色行事？更何況她有江青、王洪文在中央作強大的後台！所以她根本就瞧不起趙紫陽，甚至趙紫陽走馬上任四川省委的這天，她也拒絕出席歡迎趙到任的座談會。

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的處境是艱險重重的。稍一不愼，就會給張西挺抓住小辮子，向中央呈告、打小報告，「修正主義份子」的帽子隨時會扣下來。

身處這種險境，趙紫陽却鎮靜異常。

他回到省委後，第一件事便是組織省委幹部學習鄧小平主持起草的著名的「中央九號文件」。趙紫陽在省委幹部座談會上說：「中央九號文件記的是鐵路問題，但同樣適用於各省的整頓工作！四川這麽多的問題，不整頓，怎能搞好社會主義建設？」

這次省委幹部座談會，張西挺也參加了，她一聽就差點跳了起來，粗聲大氣的說

：「全國形勢大好，這是毛主席說的，當然四川也是形勢大好！怎能說四川問題很多呢？這顯然不合符毛主席指示的精神！」

趙紫陽不動聲色的說：「大家對照九號文件，暢所欲言嘛！」

當時，在四川省委內，有許多是張西挺的人。現在見張西挺這首先的表態，便紛紛的附和。在他們口中，似乎四川的形勢眞是「大好」，幾千年幾百年都沒有現在這麽「好」過！但也有幾位有正義感的幹部，實在氣不過張西挺等人的顚倒黑白，替自己臉上貼金，把人民的苦難說成是形勢大「好」，也挺身而出，列擧了四川一些問題。這兩方面的人馬爭持得非常激烈。

奇怪的是，在這個關鍵時刻，作爲省委第一書記的趙紫陽，却只採取冷靜參觀的態度！張西挺等人瞧在眼內，都認爲趙紫陽是心虛了，不得不向自己這一面的觀點、立場靠攏了。而一部份有正義感的幹部，却非常失望，認爲趙紫陽到底還是怯於張西挺的勢力，向她低頭屈服了。但趙紫陽却一於詐做不知這許多人的古怪神情，他表面上異常冷靜，但內心裏却焦慮的等待着幾個人的出現！

座談會最激烈的時候，趙紫陽的秘書進來了，他低低的在趙紫陽耳邊說了句甚麽，趙紫陽馬上興奮起來，他大聲對秘書說：「來得好！這裏正開這個議題的會，你把

他們請進來，就在這裏向四川省委會匯報吧！」

秘書領着這幾個人進來了。原來他們就是廣安縣縣委書記陳某等幾個縣委幹部，他們因前幾天關起門來聚賭，被趙紫陽抓住了，被命令去農村作民情調查，三天後，他們果然拿着調查報告上省委匯報來了。

廣安縣陳書記當日被趙紫陽當場抓痛脚，被命令去作農村調查，他為了補償自己的錯失，自然在農村中着實花了一番功夫，把農民吃野菜、蕃薯葉、賣兒賣女的淒慘情景都一一詳細的寫入了調查報告中。陳書記的如意算盤是：調查報告只是直接交去趙紫陽的，過了這一關也就萬事大吉，至於對自己的處理，諒趙紫陽一個人也無奈他們，因為他有張西挺這位女霸王做後台！但陳書記跟着秘書一進來，便馬上意識到自己的如意算盤打錯了，這裏竟然齊齊聚集了省委的所有成員，更要命的是，張西挺也在座，如果當着她的面，宣讀自己的調查報告，豈非往張書記臉上抹墨？所以他立時便陷進左右為難的境地。

趙紫陽瞧穿了這位「直升機幹部」的心態，他根本就不容對方再有甚麼選擇的餘地，嚴重地命令他說：「陳書記！省委這個座談會，也是談四川地方的問題，你們把調查報告當衆匯報吧！」

張西挺這位女霸王，根本就摸不着趙紫陽的玄虛。她認爲：調查報告既然是陳書記寫的，內容對自己這方面當然有利，因爲陳書記是自己一手提拔的，自己的心裏他哪會不明白？所以她也馬上站起來，向陳書記起招手命令說：「小陳！在這個省委會議上，你不必害怕甚麽，有甚麽話就以眞說出來嘛！公道自在人心嘛！」

陳書記立時被逼進夾縫中，左逼右壓，透不過氣來。他明知調查報告一旦讀出來，對張西挺這方面肯定大大的不利。但現在兩方面他都受到了強大的重壓，在這種情勢面前，便任他是孫猴子也跳不出如來佛的掌心了！陳書記硬着頭皮、苦着臉孔念起調查報告來。

陳書記的調查報告寫得倒非常精彩，在這份報告中，他如實、詳細地把四川的一些農民的淒慘狀況說出來了。而且，他爲了過趙紫陽這一關，還特別說得嚴重些，以此來討趙紫陽的歡心，希望這樣能令到自己可以輕鬆過關。但他做夢也想不到，趙紫陽竟然要他當着省委所有幹部的面前，特別是當着張西挺的面！

陳書記越讀，心裏就越驚惶；張西挺的臉色，越聽就越鐵青；趙紫陽却不動聲色注意的觀察着全場的動靜。這時，在這個四川省委幹部座談會上，在座的人越來越明顯的分出兩面的神色。有的臉色極不好看，仇恨的盯着無可奈何滿面冷汗的陳書記；

有的，却露出了憤怒、難過，爲四川農民遭受的苦難而憤憤不平。到後來，張西挺差點跳起來了。

趙紫陽却比她快一步，他馬上站了起來，義正辭嚴的說：「這些情況大家都聽到了吧？眼看農民身受這種痛苦，作爲一個共產黨人，難道是能無動於衷嗎？不！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出現這種令我們黨、我們國家蒙羞的情況，是決不允許的！四川的問題確實很多，這裏有一個深入去調查的問題，我們要用中央九號文件去對以四川的實際情況，然後，進行徹底的整頓。」

張西挺再按捺不住了，她杖着江青的威勢，公然站出來，說：「中央九號文件誰搞出來的，大家肚子裏有數！有人就說，九號文件是反動的文件！形勢大好不是毛主席說的麽？爲甚麽却偏偏要給偉大的文化大革命抹黑呢！」

趙紫陽一聽，憤怒的駁斥說：「中央九號文件是毛主席審批，說照辦的，難道這不算是毛主席指示嗎？」

張西挺馬上啞口無言。在沉痛的事實面前，四川省終於通過了在全省進行大整頓的決議。趙紫陽憑着他的機智，他與四川女霸王張西挺一伙人發起猛烈的進攻，先是借對廣安縣那幾個賭徒的典型，通報全省，給全省幹部一個深刻的教育。接着，又改

組了廣安縣，派得力幹部接管廣安縣委，在廣安縣委首先推行生產責任制，把廣安縣的農業生產局面打開了。

隨即，趙紫陽又以廣安縣爲經驗，向四川全省推開，半年之後，基本上控制了四川地方基層的大局。這個時候，趙紫陽把矛頭一轉，用全省的實際工作改革的成績爲利害武器，召開全省三級幹部會議，把一批老幹部都放出來，加入省委的工作。這樣，張西挺的控制權便被削弱了。到這時，趙紫陽已基本控制了四川黨、政大局。張西挺一伙人的命運並不太妙，到江青一伙人垮台後，便被逮捕審判，最終坐牢去了。

從這裏可以看出，趙紫陽在七五年主政四川時，已非昔日的吳下亞蒙了，他的鬥爭藝術及手腕已運用得非常純熟，張西挺等人根本就不是趙紫陽的手脚，三幾個回合，就把張西挺這一伙人控制了多年的四川黨、政大權奪了過來。這以後，趙紫陽馬上運用他的搞農業、工業建設的經驗運用到四川的改革工作中去，在四川迅速掀起了一個工農業大改革的高潮。

在中國的農業傳統習慣上，一向以來都把每年三熟作爲一個增產的主要手段。這個傳統習慣，在四川省自然亦不例外。

趙紫陽在處理了廣安縣縣委幹部集體聚賭的事件後，便把精力集中到改革四川的

農業建設上來。他注重調查、深入農村查訪。農民見他毫無架子，也樂意把心裏話告訴他，所以他對四川農業的基本情況很快便摸熟了。傳說，他就召開省委農業幹部會議，把他第一個大膽的設想提出來。

「同志們！現在的四川的農業仍然是過去那套少農經濟爲主的局面！」趙紫陽在這次省委幹部會議上說，「爲了要搞好四川農業局面，當務之急就要對全省的農業進行一次全面的改革！例如說，每年的三熟制度，就要進行堅決而大膽的改革！」

這時，有人提出不同的意見，表示擔心對這個傳統的增產手段的改革，是否會造成四川農業糧食產量的進一步下降，力主要愼重而行之。

趙紫陽胸有成竹的把手一擺，站起來，興奮的說：「不！同志們，這裏有一個算術的問題！現在我請大家回答一下：三乘三等於多少呵？」

在座的農業幹部都笑了，齊聲答說：「三乘三等於九呵！」

趙紫陽笑笑，又問大家說：「那麽，二乘五等於多少呢？」

「二乘五等於十！」幹部們齊聲回答說。

趙紫陽連連點頭，緊搭着說：「同志們回答的都是很簡單二道算術，但我們從這兩道簡單的算術中，可以啓發出一個眞理出來！三乘三，這等於每年三熟，每熟得回

的糧食是三，合起來是九；二乘五呢，這是說，每年二熟，但一熟可以得回五，合起來就是十！這說明甚麽問題呢？這裏頭證明了改變三熟的習慣，不但使農民有更多精耕細作的時間，農民也不必白白浪費這麽多的力氣，但換回的成果却比盲目搞三造的高！這個道理，難道不是非常簡單的嗎？」

趙紫陽這麽一說，在座的農業幹部都會心的笑了。他們覺得趙紫陽把複雜的問題，化成一加一等於二這麽簡單的問題，使人一聽就明白，於是都心悅誠服的接受了一年兩熟的大膽的改革。

趙紫陽這個大膽的改革很成功，四川在遭受嚴重的大旱災不利條件下，糧食產量非但沒有下降，自而比七五年上半年增加了二十億斤之多。在四川成都、重慶等大城市裏，農民的空餘時間多了，蔬菜管理得好，所以常年有新鮮蔬菜供應。而在同時期內，四人帮的得力幹將吳德主政北京，却蔬菜奇缺，要四川運菜到北京支援，這種強烈的對比，使中央一些老幹部如葉劍英、李先念等人也看在眼內了，因而對趙紫陽也加深了印象，爲他以後執掌內閣舖好了堅實的階梯。

趙紫陽在四川的農業迅速的取得了這麽好的成績，除了在農業管理技術上的大膽改革，同時，還在許多個體政策上對農民實行悅和政策。例如，他在宜賓地區，以及

廣安縣爲一些地主富農份子親自摘帽子的事，就使人非常受感動。因爲當時還是極左路綫佔了主導地位，替地主富農份子摘帽子，是需要承擔極大的政治風險的。但正是在這個具體的安民政策的推行上，顯出了趙紫陽的膽色及魄力。這在同時期的中共幹部中，的確最極其難能可貴的。而這件事，亦迅速的傳遍了四川地區，使許多地富階層的農民都感到痛哭流涕！

這件事發生在七六年一月下旬。這天，趙紫陽到廣安縣視察一年二熟的農業改革工作，陪同他的，有新任廣安縣縣委第一書記鄧康平。

趙紫陽和鄧康平來到廣安縣陳家樓公社，公社書記陳某一早接到通知，連忙跑出來迎接。一行之人向田裏走去。當走到一座水塘前，趙紫陽停住了腳步，落在一位正在漁塘勞作的中年農民身上。

雖然天剛朦亮，但這位農民却似乎起得比任何人都早，他頭上戴了一頂四川人特有的竹帽子，腰俯得低低的，正在漁塘裏細心的把一把一把的青菜撒進去。漁塘裏的大魚、鮑魚、蘇魚，眼見新鮮早點來了，在漁塘中歡蹦亂跳，激起一陣陣潑濺的小花。這些魚兒養得很大、很肥，小者三、二斤，大者幾乎重達十斤八斤，像一個胖娃娃在水中嬉戲。

趙紫陽見了，非常開心，他走上前去，大聲招呼漁塘裏的農民說：「早晨呵！老鄉！」

這農民還不及答話，陳家樓公社陳書記連忙低聲的在趙紫陽耳邊說：「這是陳家樓有名的養魚好手，公社唐家大隊的十畝漁塘，是由他負責放養的！他幹得非常出色，每天天未亮，便下漁塘餵魚去了，他說魚兒像人一樣，也要吃早點才快長快大！這裏的人都叫他老漁塘。不過，他是一個地主的成份！」

公社陳書記向趙紫陽介紹，看得出，他對面前這位老漁農的心態是很複雜的，一方面，他很欣賞他的養魚的經驗，另一方面，却又擔心趙紫陽這些大頭頭會批評他這個公社重用地主份子。所以，他用了稱讚的口吻介紹完了，最後還是無可奈何的加了一句，表示自己是站穩了立場的。

趙紫陽聽了，笑了笑，也不回答陳書記。這時，在漁塘勞作的「老漁塘」見公社陳書記大駕到，便爬上塘基，向陳書記點頭招呼，他不認識趙紫陽，但見了他和陳書記站在一起，明知這是共產黨的大幹部，便也連忙衝着趙紫陽恭敬的點頭，跟住便垂下頭來，一副等着挨整的模樣，大概這個姿勢是他幾十年來早就習慣了。

趙紫陽注意心凝視着這「老漁塘」，他見了他臉上的皺紋很深、很深，雖然只是

五十歲不到，但頭髮却已白了，他戴着重的竹帽，但趙紫陽從他的露在外面的雙鬢可以看出來。趙紫陽大步走了上去，拉着「老漁塘」伸出了手，說：「我聽人說，你是出了名的養魚能手，人家叫你老漁塘！我看，你的魚養得不錯呀，眞不愧老漁塘這個稱號呵！」

「老漁塘」不知所措的裂嘴笑笑，彎着腰恭敬的答道：「同志！這是人家亂叫的，你可別當眞呀！我這是接受勞動改造哩！」

趙紫陽一聽，很不是味道，他大聲對「老漁塘」說：「老漁塘同志！假如有人說，讓你擔任廣安縣的養魚顧問，負責領着全縣的漁農幹活，你有這個膽量和信心嗎？」

「老漁塘」一聽，差點以爲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他囁嚅了好半響，才語氣相關的答趙紫陽說：「我可不敢當呀！這擔子太重了！」

「爲甚麼呢？你沒這個膽量嗎？你是出了名的老漁塘嘛！我相信你一定幹得很出色的！」趙紫陽熱情鼓勵說。

老漁塘苦笑着說：「按理一畝是養，十畝百畝漁塘也是養，只要肯花點功夫、心思，倒是會養好的。不過，同志你看，我的竹帽子這麼重，人又老了，頭髮都白了，

這個擔子可挑不動呵！」

趙紫陽一聽，心下立時明白了這老漁塘的苦衷。他微笑着，把自己頭上戴的草帽摘下來，又把老漁塘的沉重的竹帽子除下，把自己的草帽給他戴上，大聲說：「我是趙紫陽！人家問你，你就說，省裏的趙書記親手把我的帽子給摘了！以後，我是一個堂堂正正的養魚顧問！」

「老漁塘」一聽，馬上驚呆了！他想不到在挨了三十年的苦楚後，自己還有今日！他自然明白這眼前的「大幹部」所說的「摘帽子」是甚麽意思，這不是一頂普通的「竹帽子」，這是仍給壓得透不過氣的「地主份子大帽子」呵！摘掉了這頂大帽子，自己以後就可以堂堂正正的做人了！他馬上激動得老淚縱橫，一疊連聲的說：「謝謝趙書記！謝謝趙書記！」

老漁塘撫着趙紫陽贈給他的草帽，像見了一柄皇帝御封的「上方寶劍」一樣，輕撫了一會，又緊緊的貼在心窩裏，淚水一滴一滴的落在草帽上！他目送着趙紫陽等三人走遠了，才習慣的把帽子往頭上一套，但馬上又除下了，他脫了外衣，把草帽小心奕奕的包住，不讓一點泥土把這頂草帽沾污了。然後，他一步跳落魚塘裏，忙開了。看他的動作呵，就好像立時年輕了十歲！

趙紫陽回到省裏後，馬上着手對全省的地主富農進行細緻深入的調查，一個月後，他向中央打了一份調查報告，提出要爲四川的地主富農全部摘掉帽子，以立即調動這一部份有經驗有知識的農民的積極性。鄧小平接了這份報告，非常重視，半個月後，就把文件批示下來，同意四川省委這一重大決定。鄧小平並親自寫了一封信給趙紫陽，信中說：這個關鍵性的解放行動，四川是先行了一步，但這個行動在不久的將來，必然要在全國實行下去！

四川省的地主富農的帽子很快給全部摘去了，受了許多苦楚的地主富農份子，和其他農民一道，都說趙紫陽是再世的包大人，是鐵面無私的青天大老爺，從此之後，「趙青天」的名字便在四川傳開了。鄧小平很重視四川這個寶貴的經驗，雖然他還來不及在全國推行便被四人帮趕下台，但當他全新復出不久，一項全國性的「摘帽子」運動便迅速的實行了。

而廣安縣陳家樓公社的那位「老漁塘」，在趙紫陽回到省委不到半個月，廣安縣縣委書記鄧康平便親自用車接他上縣委，親自授給他一張「廣安縣養魚技術顧問」的證書，正式負責全縣的養魚事務，老漁塘幹得非常出色，在不到一年時間，便在廣安縣近百畝的漁塘上幹出成績來，漁畝產上升到全省第一位。而趙紫陽留給他的那頂草

帽，「老漁塘」一直當傳家之寶似的保存着呢！

趙紫陽替四川地富份子摘帽子這件事，算得上是趙紫陽的一項重大的改革實踐。這件事，表面上看是一件簡單的小事，但是，實際上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

因爲，在當時，四川省委內部，與趙紫陽唱對台戲的張西挺等人的文革勢力是相當強大，趙紫陽採取這個行動，首先便遇到來自省委這一班人的強大阻力；稍一不愼，就會給對方抓住小辮子，就像鄧小平說的那樣「維吾爾的姑娘辮子多」，向江青等人打小報告，如果毛澤東一旦翻臉，便連鄧小平也保不住。而且，另方面在全國的政治氣候來說，極左的文革勢力仍然非常犀利，文革時那套「龍生龍、虱生虱、老鼠生兒打洞洞」的血統論，「階級鬥爭爲綱」、「路綫至上」的一整套毛式理論還籠罩着整個中國。在這種特定的環境裏，趙紫陽採取這個全國先行的替地富份子摘帽子的行動，所要擔的政治風險就實在重得可怕！但是，正是在這種特定的不利條件下，趙紫陽毅然採取這一果斷的行動，才顯出他的膽色及魄力。由此可見，四川人民稱他爲「趙青天」，是由衷之言，而他今日能當上國務院總理，亦決非輕易之事。

「替地富摘帽子」這個行動，是趙紫陽在四川工作時期爲人稱道的又一項果敢的行動，但是，趙紫陽面前的任務還相當艱辛，前途不明，道路崎嶇，這八個字其實是

道出了趙紫陽當時的處境。

第七章

批鄧時　趙紫陽險死還生

在七五年的上半年，趙紫陽在四川工作還是小心奕奕的。一方面，他必須處理一些天災人禍所帶來的民生的急逼問題，同時，更要受四川省委內部例如張西挺等極左派人物的制肘；另一方面，他更要時刻留意中央的正在翻湧的政治風雲。所以在這段時間內，趙紫陽實際只是以極大的耐心和毅力在悄悄的作進一步行動的準備功夫。

清朝有一位著名詩人名鄭燮，他寫了一首詩，詩曰：咬定青山三勁松，立根原在破岩中。千磨萬擊還堅勁，任爾東南西北風。

這首詩歌詠立根青山不竹的特有的頑強的生命力。你看，它長在青山，立根岩石，不怕土薄石堅，深深紮根，像鋒牙利劍，一旦咬住，就決不放鬆。不管環境何等險惡，它依然是那樣衝勁挺拔，經得起風摧雨打，霜寒冰凍，雖然千磨萬擊，却堅勁無比，依然傲立。

這首詩，確使人對青山之松產生一種景敬之情。不過，要其正做「青山之松」，却又是何等艱辛啊！

一九七五年九月間，在中國大陸的政治風雲正迅速翻滾，江青、張春橋等人處於政治的頂峰，由他們一手搞起來的「批宋江」、「批林批孔」運動，正逐漸發展成爲一場政治大搏鬥。這種險惡的局面，就連身處第一綫的鄧小平亦感受到了，儘管他依然硬着頭皮撐下去。

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九日，鄧小平對當時的教育部長周榮鑫說：現在有些人聽到風吹雨打，聽到甚麽，就好像出了甚麽事了。現在批宋江的投降主義，有些人就以爲要搞甚麽運動了，不知道是那裏來的。你又不是宋江，你又沒有投降，你就好好學習

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批判投降主義嘛。

鄧小平以他當時主持中央工作的身份，當然不能直接講出政局險惡的話來，但從他對周榮鑫這番話的字裏行間中，却已經清晰的透露了他對政局的擔心。例如他提醒周榮鑫，要「好好學習毛主席的無產階級專政理論」，用以「批判投降主義」，實際上就是教周榮鑫要善於運用對方的武器去保護自己了。

但周榮鑫並沒很好體味鄧小平當時的教路，所以他在稍後時間，便被四人帮弄下台去。

趙紫陽不是周榮鑫，他在政治鬥爭方面的經驗比周榮鑫要成熟得多。對當時政局的動蕩，趙紫陽在四川很快便察覺了。

在私下間，趙紫陽對四川省委一位得力的助手說：現在的風潮起了，判斷對方是不會罷手的。

九月三十日，趙紫陽把他的老婆子女秘密送去成都部隊司令部，其後，又秘密安置在軍內元老劉伯承的家中。這一次，趙紫陽學乖了，他不想再重蹈文化大革命子女任人魚肉的悲劇，所以他一旦察覺政治氣味不對，馬上便採取了保護自己的措施。他的子女在劉伯承的家中，便有如置身在銅牆鐵壁中，試問，有誰敢於踏入劉元帥的家

中？

對趙紫陽這個做法，有人提出疑問，說這是趙紫陽害怕江青勢力的表示，是一種政治上的軟弱。其實，這是一種典型的看法。

用趙紫陽當時的話語，這是免除後顧之憂，一人做事一人當，老子有罪罪不及子女。事實上，這正是趙紫陽聰明之處。套用毛澤東一句名言，這叫「只有效的保護自己，才能更好的消滅敵人」。而由此可知，到了七五年，經歷了政壇上風風雨雨的趙紫陽，他們的鬥爭藝術已成熟了。這在以後的一場大風暴中更容易看出來。

把子女、老婆保護好了，趙紫陽淵除了後顧之憂，他的膽子更大了。在一九七五年十月期間，雖然面對「批判投降主義」的惡風惡雨，但趙紫陽還是大膽的對四川省委進行了初次的改革。

這個新的四川省委的班子，雖然依然讓張西挺這「造反派女強人」繼續留在裏面，但總體來說，支持趙紫陽的人佔了大多數。

一九七五年十月十二日，趙紫陽拿着這份新的四川省委的名單，跑到北京，坦白向鄧小平報告請示。鄧小平對趙紫陽這個果敢的行動非常高興，他在國務院辦公室與趙紫陽見面，當鄧小平仔細的研究了趙紫陽呈上的四川省委新班子名單後，他高興的

對趙紫陽說：

「省委書記中的青年人下放去當縣委書記，對他們有好處，在上面架空了是害了這些人。這個新班子是中上，不弱。領導班子選準後要相對穩定，要使用適當，才能發揮作用。」

趙紫陽擔心的說：「現在有些人說我們反對老、中、青三結合！」

鄧小平生氣的說：「我從來不反對老、中、青三結合，但是又不忽視『中』，當然老、中、青都不應忽視，可是『中』的作用非常要緊，甚至很快能培養起來接班的，還是這些四十多歲的縣委書記，大廠長。二十多歲黨齡，工齡。一個縣委書記拿到省裏培養二、三年就可以當省委書記。你們還叫苦，說沒有人，大膽地提嘛！」

趙紫陽說：「四川省裏還存在那麽一些派性頭頭，但我一動，上頭（指張春橋）就發話下來，說四川搞反攻倒算！」

鄧小平氣得跳了起來，他揮着手說：「群衆運動這一關不搞不行，這對派性是最有效的！首先要把組織部的幹部選好，要公道，黨性強，敢學敢幹。對軍隊幹部要管得很嚴，還搞派性的就調職、降職。要告訴他們繼續搞派性那是犯罪。對於拿武器的人不嚴格管理那還得了？軍隊幹部有派性的，以調離省為宜，特別是軍師級，不能留

原地！」

在這個問題上，鄧小平是義憤塡膺的。對鄧小平的意思，趙紫陽有深刻的領會，他回到四川後，馬上便着手首先整頓四川省委的組織部，把一批得力的幹部安揷進去，爲以後的大整頓作了基礎性的舖路。

趙紫陽的這個行動，使張西挺等江派人馬大爲恐慌。張西挺不愧爲派性女強人，她是有高度靈敏的政治嗅覺。她深感，趙紫陽先是初步改組了四川省委，隨後上京匯報，回來後馬上着手整頓組織部。明顯地，這是爲下一步的大規模整改作準備，而自己這一班人，將是主要的對象。這一個判斷，使張西挺又驚又恨，她與手下爪牙暗商了三日，終於不顧一切的定了一個毒計。

第二天，張西挺一反常態，一大早就返回省委大樓。她找到趙紫陽的辦公室裏來，鄭重其事的對趙紫陽說：「趙書記，丹棱縣出了一宗政治案件，有人拿趙書記替富農摘帽子的做法翻案！他們鬧得很厲害，還說這是趙書記支持他們的，這件事引起很大震動，中央首長也很關心這件事，趙書記是不是下去看一看？」

趙紫陽一愣，一時之間，他摸不淸這女強人肚子裏賣啥子藥，便鎭靜的反問說：

「這件事怎麽傳上中央去的？」

張西挺皮笑肉不笑的說：「當然囉，這是我匯報上去的！中央張副主席很關心四川的事，這麽一件大事，我怎能隱瞞呢？」

趙紫陽心裏非常怒火，他嚴肅的緊盯着張西挺說：「這件事爲甚麽不事先向四川省委匯報？你這樣做，是違反組織紀律的！」

張西挺却有持無恐，她冷笑一聲，說：「中央副主席難道無權過問一個省委的工作嗎？」說罷就走了。

趙紫陽氣得說不出話來。他深知這件事可大可小，讓對方抓住了這條辮子，弄上政治局，事情就不好辦了！不但自己在四川站不住脚，而且連鄧小平也很可能受到牽連。因爲替富農份子摘帽不大緊，但如果這時候在全省鬧起事來，那自己就準被扣上一頂鼓勵地富份子翻案的大帽子！

趙紫陽想到這一點，他再坐不住了，他決定當天下午就出發趕去丹棱縣，迅速把這件事先暫時制止住。

當天下午，趙紫陽搭了一部吉普車，和三個警衛員、一個秘書一道趕去丹棱縣。從成都趕去丹棱，中途要經過幾條山路。當趙紫陽的吉普車駛達最後一道山路時，已經是下午二時多。

三名警衛跟隨趙紫陽很長時間，是幾位素有經驗的戰士，他們見這條山路十分狹窄，兩邊被山夾住，車行其中，假如被兩邊的山石滾下，吉普車的處境就非常危險。於是，他們便對趙紫陽說：

「趙書記！前面這段路不對頭呵，是不是折到另一條路呢？走這條路，很容易出危險的！」

趙紫陽瞥一眼手錶，但這時已經是下午二時多，趕到丹棱縣起碼也得個多鐘頭，他心急，便對警衛說：「不行！假如拐路，今天下午也到不了丹棱縣，我看這條路雖然狹窄，但通過去大概沒甚問題。」警衛員說：「就請趙書記下車走過去，這部吉普車就由司機先開到谷口等着就是了。趙書記你說好不好？」

趙紫陽想了想，覺得這也是個辦法，便同意了。但他不放心司機，他對司機說：「你這樣駛過去，如果遇上甚麽事，就馬上跳車，車子怎麽樣不要緊！人要緊！」

司機很受感動，拍着胸口說：「趙書記放心吧！我會照顧自己的！」

傳說，司機就一個人把吉普車開了上去。趙紫陽和三名警衛走在後面。不一會，吉普車已往前駛出了一大段距離，眼看只有十幾丈遠，便可以出到谷口了。趙紫陽放下心來，笑着對身邊的警衛說：「他快到谷口了，我看在這裏也沒甚麽事。你們不是

見了這個地勢，就想起孔明火燒藤甲兵的故事吧？」

三名警衛還來不及答話，突然，前面吉普車駛過的地方，發出了轟隆隆的巨響，兩邊山頭有幾百塊巨石如滾盤般向下砸來！

趙紫陽一看，情急之下，便要跑上前去通知司機火速迴避，但機警的警衛排長已一把拖住趙紫陽，硬是把他拖到一處山洞中伏了下來。說時遲、那時快，就在趙紫陽等四人剛走進山洞，他們剛才停留的狹谷兩邊，幾百塊巨石滾了下來，走遲半步，便準成肉醬，一時間，轟轟隆隆之聲不絕，狹谷之中沙石橫飛，變成灰蒙蒙的一片，甚麽也看不清。

警衛排長心下大急，他深知情形不對，便一把把趙紫陽推到後面，命令兩名警衛在前面負責保護。他自己一個箭步衝了出去。他冒着兩邊仍往下滾動的山石，向岩頂攀移上去，他上得谷頂，嚇得倒抽了口冷氣，只見幾十排在谷頂的竹樹被人壓彎了，上面舖滿了石頭，再用繩子牽連住，一棵竹樹受了震動揚起，眨眼之間，整條谷通道就會被塡滿！

到了這個危急關頭，他再也不顧得自己的安危了，馬上拔出槍來，「砰！砰！砰！」向天發了三槍，通知下面的警衛員迅速把趙書記救上谷頂來。他自己隱在一棵樹

後，持槍警戒，假如發現任何風吹草動，他就準備不惜一切的抵抗。

片刻後，兩名警衛和趙紫陽一道亦攀上谷頂來了。就在這時，狹谷兩旁的竹樹已接二連三的彈起，上面的石頭如傾石般向下滾落，僅片刻功夫，便把一條狹窄通道填高了三尺有多！整條狹谷伸手不見五指，灰蒙蒙一片！

好一會，兩邊的石頭才停止向下滾落。趙紫陽拔出佩槍，招呼警衛說：「快！去搶救司機同志！」說着，他搶先向前面的谷口跑去。

到得谷口處，四個人驚呆了，只見在狹谷中，吉普車已翻側，只露出一面的車門！四個人爬了下去，搬開大石，才發現司機仍然在車內，死狀極慘，一塊大石撞爛了擋風玻璃，把他的頭給砸爛了！

趙紫陽一言不發的站了起來，默默的脫了帽子，三名警衛眼見司機的慘狀，不禁哭了。趙紫陽脫了外衣，把司機的臉遮住了，隨卽又抬起頭來，大聲說：「哭甚麽！死去的人不是等着我們用眼淚去安慰他，而是期待咱們工作！更努力的工作……」話雖這麽說着，但趙紫陽畢竟也是一個性情中人，他的眼睛也濕潤了！

這件事情發生後，趙紫陽把前後的經過仔細的推敲過，他知道這是一項陰險的暗殺。他心中充滿憤恨，但他不動聲色，回到省委後他也不提此事，只說司機因車禍死

去。暗地裏，趙紫陽指令警衛排長親自負責偵查此事，無論如何要把兇手及背後的主腦人物挖出來！

一時之間，趙紫陽途中遇上車禍，司機不幸犧牲的消息，傳遍了四川各地。不過，許多人都不知道這件事背後牽連了一宗極大的暗殺陰謀。這正是趙紫陽聰明之處，他爲了迷惑對方，故意把這件事說得輕描淡寫。但實際上，却爲一舉把那些陰謀野心家挖出來作了最妥當的安排。這在下面有詳細的敍述。

從七五年一月鄧小平正式出任中央副主席到七五年年底止這一段時間內，基本上是「大治天下」派的天下。而趙紫陽在這段時間內的表現，由於他在思想、性格、感情上與鄧小平路綫的交融，所以幹出了很大的成績。但在這段時間內，他畢竟還是受制於人的。特別是來自上面的四人帮以及來自周圍的張西挺等造反強人的壓力，使他處處受制肘。

不過，這段時間由於鄧小平在中央的作用，治天下的勢頭還是佔了上風的。四人帮在這段時間內所搞的陰謀和使用的手法，無非是打着「批林批孔」、「批判宋江」的旗號繼續在中央和地方各政權機構中擴大勢力，打擊異己，製造輿論。

四人帮的這一套陰謀詭計開始受到政治局的注意。連一向庇護四人帮的毛澤東亦

不能不有所表示。一九七五年五月初，中共中央政治局開會，毛澤東獨自出席，他被逼表了這個態：「四人帮問題，上半年解決不了，下半年解決；今年解決不了，明年解決；明年解決不了，後年解決。」毛澤東表這個態是逼於黨內對江青等人的反感，無可奈何作出的。

有人以爲這是毛澤東也反對四人帮的表示，錯了，試看，既然他眞的反對四人帮的胡作非爲，爲甚麽却如此寛容？上半年、下半年、今年、明年、後年的一直允許拖下去？但鄧小平稍一不合他這個「朕」意，一句「反擊右傾翻案風」就把鄧小平給解決了。對比之下，一個何等寛容，一個又何其慘厲呵！其實，拆穿毛澤東當時的心態，不外是：好呵，你們既然都對愛妻這麽反感，就由得你們搞一下吧，但千萬不要忘，慢慢來，一年、二年、三年的拖下去，讓她逐漸得到你們的贊同好了！這種推論，不是更合符毛澤東當時的心態麽？

但鄧小平自然也並非弱者，既然毛澤東被逼表了這個態，他就覺得，應該抓住這個良機。

這次會議之後，鄧小平直接抓政治局工作，在政治局範圍內批四人帮批了四個月，迫使四人帮一個個寫了檢討書。雖然極不徹底，但總算是打擊了四人帮的氣焰。

可惜的是，鄧小平對這次會議過高估計，以爲經過對四人帮長達四個月的內部批評他們會有所收歛了，而因此而放鬆了警惕性。

從七五年十月起，四人帮卽開始着手全面反撲。他們深知，周恩來已不久於人世，而毛澤東又病重，使如毛澤東在這個時候一旦去世，那他們的核心骨牌馬上傾塌，他們這伙人就死無葬身之地了，所以他們無論如何要趕在毛澤東去世前把鄧小平這一派打下去。同時，他們自然也深知，毛周病重對他們來說旣是一個危險關頭，但同時亦是一個有利時機，因爲只要毛澤東的軀體還在，他們的地位就有保障，而且又可以利用毛周不能視事之機，更好的進行奪權工夫。

從一九七五年十月起，在中國大地上又開始刮起一陣陣陰風。這陣陣陰風的風源就是四人帮，而吹風口就是他們嚴密控制的文化大革命發源地淸華大學。四人帮選擇教育陣地作爲他們向鄧小平反撲的突破口，是因爲他們在教育陣地上最強，而恰恰在這個陣地上鄧小平的力量最弱。

七五年十一月期間，江青在大寨和淸華大學傳達毛澤東對劉冰的批評。她非常神氣活現，聲稱要嚴厲追查在七、八、九三月期間盛傳的「攻擊無產階級司令部的謠言」。同時，由於在國外大量刊載了江青的醜史，江青下令查封各機關的外國報刊。一

時之間，江青等人的威信又回升了。

毛澤東對劉冰的批評，爲江青等人創造了最好的武器彈藥。他們馬上抓住鄧小平在七四、七五年期間說過的一些話，加上無限上綱、造謠誣蔑，最後給定上一個「翻文化大革命案」的罪名，由毛澤東的私人聯絡員毛遠新呈上毛澤東處。

在這個時候，如果毛澤東本人是保持清醒，「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是可以及時制止的，但可惜當時周恩來本人又不能外出，全靠毛遠新這野心家傳遞訊息，終於，在這個歷史的緊要關頭，毛澤東作出了又一次大錯誤的決定：同意四人帮展開「攻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

七五年十一月、十二月間，毛澤東指示召開一次高級幹部的「打招呼會」。在會上，由江青傳達了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以及毛澤東對過去犯過錯誤的幹部的批評，要他們「思想轉彎」，轉到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軌道上。這一打招呼，大大加強了四人帮的氣勢，原來擁護鄧小平路綫的許多高級幹部因怕被扣上「翻案」和「走資派還在走」的帽子，被逼退縮了。例如，就連鄧小平非常信任的高級文膽胡喬木，也在四人帮面前，說了這麽一句話：「在讀毛選整理稿的機會，鄧小平對我們大肆宣傳所謂『高聲反復僻的人就是不正』曲解資本主義的人口反動謬論，借此掩蓋他的復僻資本

主義、攻擊和分裂以毛主席爲首的黨中央的眞面目。」

胡喬木這番話，對鄧小平的處境就有如落井下石，起了極壞的作用。所以直到今天，胡喬木盡管仍是一派高級理論家的姿態出現，但他身上那種知識份子動搖性却是受人非議的。而且可以預料，他在這一生中將是限於理論，在實權方面，他是永遠無緣的。

連胡喬木也反叛鄧小平，其他的人就不問而知了，所以江青等人的氣焰達到了頂峰。當然其中亦有一些硬骨頭，例如胡耀邦，他寧願掛冠而去，也拒絕作違背良心的檢討，這在「胡耀邦私生活揭秘」中將有詳細展露。

在這次「打招呼會」上，江青氣焰囂張，到處訓人，公然攻擊鄧小平在政治局對她的批評是「迫害」她，更指名道姓的斥責一些高級幹部「走資派跟最大走資派走」。

在這次打招呼會上，有相當一部份的高級幹部懾於江青挾天子以令諸侯的冷威，不敢作聲。但也有些硬骨頭實在接納不住，挺身而出，頂撞江青的橫蠻。例如，湖南的張平化就是其中一個，他義正詞嚴的駁斥江青說：「叫我思想轉彎，我實在轉不過來！」

胡耀邦一早就稱病，拒絕出席這次會議。而趙紫陽只開了一半會議，就跑回四川去。

七三年一月周恩來逝世，四人帮乘機把反擊右傾翻案風進一步升級。同時，毛澤東對鄧小平的批評也進一步升級，他曾當面對華國鋒說：「鄧小平不懂馬列，還是白貓黑貓那一套。」毛的指示，華國鋒不加考慮，便向全國傳達了，間接助長了四人帮的氣焰。

在這裏，對當時的毛、華、四的不同心態作一點分析是異常有趣的。

對四人帮來說，江青對鄧小平當然是咬牙切齒，恨不得欲置其死地。這是一種明確的敵對姿態。

毛澤東對鄧小平却是妒、恨、愛、怨交加，一方面他對鄧小平不肯定他所規定的那一條極左路綫感到憤怒，他對鄧小平的批評僅於此；同時，他對鄧小平依然懷有一些感情，認爲他做事坦率，不會搞陰謀詭計，而且有一定的治國之材，所以他在批評的同時自然留有一點餘地；不過，當他誤信了江青通過毛遠新之口透露給他聽的鄧小平的反叛行爲時，他對鄧小平的憤恨就漸漸的佔了上風，到七三年四月期間，當發生了天安門事件後，毛澤東竟然相信了江青等人所誣衊的鄧小平是這次事件的策劃者的

話，他對鄧小平的最後一點潛在的感情就失去了，他對鄧小平已感到絕望，所以他在病榻上，甚至決定要把鄧小平「永遠開除黨籍」！由此可見，毛澤東是帶着對鄧小平的絕望、痛恨的心情去見上帝的。毛鄧兩人長達六七十年的曲折的關係，最終以悲劇結束。這是毛、鄧兩人對共產主義理論的見解不同，也是他們兩人性格相異之故。

毛澤東與鄧小平一樣，都是一個非常固執，對自己的信念堅強的堅持的人，這兩個人是同一種性格，最終的悲劇結局是不可避免的。

華國鋒對鄧小平的態度很複雜。華國鋒與鄧小平在歷史上沒有恩怨，根本不存在甚麼個人的聯繫，因而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純粹是受毛澤東所聯繫着的。華國鋒對毛澤東自始至終懷有一種強烈的知遇之情，亦可稱得上是對毛澤東的愚忠。當毛澤東對鄧小平仍然是看好的，華國鋒也對鄧小平看好；但是，當毛澤東對鄧小平絕望時，華國鋒對鄧小平的態度就視同陌路，而且，在他心底裏，也跟着毛澤東斷定鄧小平是一個「走資本主義道路者」。因爲，在華國鋒的心中，毛澤東有如一尊法力無邊的佛像。這佛像頭上的光圈早就把他罩得緊緊的，他這一生人是無論如何也跳不出去了。

由於華國鋒的態度反對鄧小平不利，形勢急轉直下，到七六年四月，天安門事件發生，江青等人乘機把罪名扣到鄧小平的頭上，在天安門上錄了音，放給毛澤東聽。

毛澤東聽了氣得渾身發顫，差點就破口大罵。

稍後，毛澤東委托華國鋒召開政治局會議，處理鄧小平。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四人帮的勢力佔了強勢，特別是華國鋒竟然站到四人帮一邊，更助長了四人帮的氣焰。卒之，鄧小平被撤職，差點連黨籍亦失去。幸虧李先念、葉劍英、許世友等三老仗義執言，才得以保留鄧小平的黨籍，從而也保住了鄧小平的一條老命。因爲他只要還是一個黨員，四人帮就不能對他公然施害。在這一點上，李先念、葉劍英、許世友等人的歷史功績是很大的。

據說在這次政治局會議上，關於撤銷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這一條，四人帮連同華國鋒、汪東興一派人均舉手贊助，葉劍英等人雖然反對，但也無效，因爲在政治局中，四人帮加上華國鋒的勢力佔了絕對優勢。

但是，當四人帮提出，根據毛主席的意思，要把鄧小平永遠開除出黨時，葉劍英按捺不住了，他質問江青說：主席不是說要懲前毖後麼？爲甚麼不給人家一個改正錯誤的機會？你們說這是毛主席的意思，我就不相信，除非毛主席在會上親自說出來！」

許世友性子火爆，他氣呼呼的說：「動不動就把人開除出黨，這是置人於死地！

我第一個不服這個決定！如果硬要這樣做，我要求面見毛主席！」

李先念鎮靜的說：「華國鋒同志最清楚主席的意思，他也沒說過主席要把鄧小平開除黨籍嘛！」

到了這個時候，華國鋒不能再沉默了。他衡量了一下目前的形勢，他深知四人帮對自己也是虎視眈眈，他所能眞正依靠的人，只能是葉劍英等之老派人馬。在是否開除鄧小平這一個問題上，他唯有站在葉劍英他們這一面，才是上策，所以他毅然決定，反對開除鄧小平出黨；但他的本性對鄧小平是反感的，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留了一條尾巴，主張「留黨察看兩年，以觀後效」。這樣，旣平衡了兩邊的矛盾，同時，也部份反映了自己的意願，會議最終採納了華國鋒這個折衷的提議。

在這件事上，有一點非常有趣，人們可以看出，華國鋒緩衝矛盾的手法非常到家，他的作法，往往能照顧到對立的兩派的利益，使兩派的矛盾不致於激化。所以說，在兩派激烈對立時，華國鋒這個折衷者是非常有用的。但是，當矛盾緩和，有一派已把另一派吃掉時，他這種獨到的折衷才華就失去了用武之地，而被另一種積極進取的人物取代了。

這個時候，作爲「大治天下」派的首腦鄧小平已失去權力，改革派的作用就受到

了巨大的壓仰。暫時只能採取一種不進不退的手法，如果能保住原有的陣地不失，就已經是難能可貴了。

胡耀邦首先就守不住陣地，在鄧小平被撤職的同時，他在科學院的職務也被四人帮奪去了。

但趙紫陽在四川却依然能站得住，這可算是一個奇跡。原因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是他是地方官，只要他在當地得到群衆的支持，四人帮要動他是困難的。同時，趙紫陽採取了另一種辦法與四人帮鬥爭，他不但懂得如何與對方鬥，而且懂得如何更靈活的鬥，以便保存自己，以在將來發揮更大的作用。

在七五年十一月期間的中央批鄧「打招呼會」開了一半，趙紫陽便借故返回四川去。

這次會議的文件，四川省委內部張西挺等文革造反派人物很快便知道了，而且還是由張春橋辦公室主任直接寄發給她的。這下子，張西挺等人更是氣焰十足，在張西挺心目中，認爲連鄧小平這個最大的後台柱也倒塌了，趙紫陽這麽一個地方省委書記，日子也不會太長了。

依據四人帮、特別是張春橋的旨意，張西挺秘密大肆搜集趙紫陽私下活動的罪證

，準備一旦時機成熟，就把趙紫陽轟下台去。張西挺和趙紫陽，當眞是冤家聚頭，必定要拼出個你死我活才肯罷休。

面對這種局面，趙紫陽非常冷靜，他深知在這個時候不宜於四人帮硬碰硬，於是便採取了一種迂迴而進的策略。在七五年十二月至七六年十月這整整一年時間內，趙紫陽一本他的老習慣，捲起舖蓋，到工廠、農村與工人、農民一道工作、勞動、生活。同時，又詳細的調查研究工廠企業、農村的生產情況，工人、農民的生活情況。

趙紫陽這一着棋，走得很妙。一方面，他盡量避免在政治場面上出風頭，類似姜維屯田避禍，任張西挺再拼命盡力，也極難抓得住趙紫陽的痛脚；因爲，深入群衆是共產黨人的信條，你總不能說趙紫陽到工廠、農村勞動是反革命行爲吧？

但另一方面，趙紫陽却是以退爲進，在這段深入工廠、農村的日子裏，他學到了許多東西，既交了不少農工地之幹部朋友，使他們在內心感情上傾向自己的路綫，同時，對四川的工農業情況更加了解了。這就方便了他日後的大膽而果斷的改革行動。

但這段時間，趙紫陽並沒有放鬆與四人帮爪牙的鬥爭。上述的活動只是他暗地裏的一部份計謀，同時，他更嚴密注視着丹棱汽車失事案件，他嚴令有關部門一定要追查到底，但最終結果却隱而不宣，他知道，現時的時機未成熟。

對趙紫陽的秘密反擊，張西挺心中亦有所察覺。她曾經秘密潛去北京，面見張春橋，面取機宜。據說張春橋聽說趙紫陽終日跑到工廠、農村去勞動，心內也沒了主意。他只好對張西挺授意說，一切要看準時機再說，在這個時候，如果不能把群衆發動起來，是很難把趙紫陽拉下台的。

張春橋這番授意，實際上是敎張西挺心領神會。她回到四川後，即授意在各縣的親信，日出活動，挑起一部份不明眞相的群衆，掀起一個大字報的運動。大字報的內容指名道姓的直接攻擊趙紫陽是鄧小平派來四川的走資派，同時，更攻擊趙紫陽在四川的一些做法，說他是四川省委裏的宋江，搞投降主義，向地富反壞份子投降。

四川的形勢變得很混亂。各縣都出現了攻擊趙紫陽的大字報，對趙紫陽不利的政治謠言也隨處流播。一時間，大有風雨欲來風滿樓之勢。

面對這種情勢，在趙紫陽身邊的人有點沉不住氣了。傳說對趙紫陽說：「不能任由這些人胡作非爲呵！」

趙紫陽却非常鎮靜，他回答身邊的工作人員說：「文化大革命紅衛兵指着我的鼻子罵我犯了十大罪狀，我也不怕，現在這一點風浪，怕甚麽呢？只要腳根放得正，任憑再大的風也奈何不了。你們見過不動的巨石會被微風吹動嗎？」

趙紫陽在這個時候採取以靜制動的手法是高明的。因爲張西挺的做法，正是企圖利用一些無知的群衆，把趙紫陽深隱的身子拉出前台來，只要他在群衆運動中一有過火的行爲，馬上就可以抓住他的痛腳，把他轟下台去。這套手法，作爲四人帮的得力爪牙的張西挺，哪會不明白其中奧妙？但趙紫陽却出乎意料的沉得住氣，一直默不作聲，這把張西挺恨得癢癢的，但又無奈他何。

七五年十一月到七六年十月這段期間，趙紫陽就是在這種極其複雜的環境中渡過的。

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被秘密逮捕了。這個消息，當時的地方幹部，甚至省委一級的幹部也沒多少人知道。但趙紫陽身爲成都部隊政委，與劉伯承很熟，劉伯承是中央政治局委員，所以在逮捕四人帮的第二天一早，趙紫陽便知道了這個消息。

趙紫陽一聽到這個消息，心頭又驚又喜。他意料不到對江青等人的問題，最終竟會以這個暴力手段直截了當的解決。同時，他知道隨着四人帮的被逮，中國的政治局將面臨一個翻天覆地的變化！

他經過詳細考慮，知道現在對四人帮在四川爪牙採取果斷行動的時機成熟了！

當天下午，他就把警衛排長召來，秘密佈置了一番。隨後，他又發出通知，要所

有省委幹部集中到會議室開會。而且在規定接通知後，要馬上趕到。

張西挺是省委成員，她自然很快便接到通知。這時，她對中央發生的劇變仍未知悉，心裏還是趾高氣揚，發着取趙紫陽而代之的迷夢。她接到馬上趕去省委大樓開會的通知，起初有點疑惑。心想，這趙紫陽陰潛了半年，都沒有正式召開過省委會議，爲甚麽今天突然這麽急着要召開呢？她不禁有點猶疑，去還是不去呢？但隨後一想，現今天下是自己這一派說了算數，上至中央，下至地方，都是自己一綫的人馬，諒你趙紫陽也鬧不出甚麽大花樣！

這麽看下了這個判斷，張西挺便有恃無恐的趕來赴會了。看她的神態，大約還預備在會議上好好的鬧上一鬧。

當張西挺趕到省委大樓時，其他的省委成員大部份均已到齊了。張西挺剛一進入會議室，馬上便發覺氣氛有點不大對勁。四名持槍的警衛把守在會議室的門口，所有進了會議室的人，一律不准再從外走，任你是天皇老子也是有進無出。在會議室內，原來的接待人員全部更換了，換了一些年輕精壯的小伙子。看他們的神氣，緊合着嘴巴，不苟言笑的，嚴肅得很。

正當張西挺心頭十五十六之時，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在後面踱了出來，他繞室掃

了一眼，最後停注在張西挺的面上，意味深長的對大家說：

「同志們！現在我要向你們宣佈兩個重大的消息！」

趙紫陽這麽一說，本來有點嘈雜的省委會議室馬上靜了，各人都睜大眼珠，瞪着趙紫陽，期待他往下說。就連張西挺，心頭亦是一震，心想：不知道這裏頭趙肚子裏弄啥子玄虛呢？

各人面上不同的神色，趙紫陽隱意到了，他沉着大聲說：「第一件重大事情是，中央已採取行動，把禍國殃民的江青、張春橋、王洪文、姚文元等四人逮捕了！」

這個消息，就有如一頭重磅炸彈，「轟」的一聲，在這會議室內爆炸！每個人的臉上都露出了非常震驚的表情。張西挺和二、三個同是文革造反派出身的省委成員，更是驚得在椅上彈跳而起。張西挺面色蒼白，一步搶了出來，聲嘶力竭的嚷道：「不！這不可能！這個消息是假的！他在制造政治謠言！他是現行反革命！……」

趙紫陽輕蔑的笑了笑，隨即接上說：「這個消息是劉伯承元帥親自要我向大家宣佈的！」

趙紫陽這麽道出了眞相，衆人不能不相信了，因爲，別人猶自可，就算身爲省委書記的趙紫陽，說這些話依然令人懷疑其眞實性，因爲他畢竟只是地方官在說話，特

別是有關中央重大變動的話是值得打上個折扣的，但是，這個消息是劉伯承透露出來的，這就截然不同了，誰都知道劉伯承雖然處於半休養狀態，但他依然是中央政治局委員，而且在中央及軍隊中的威望非同小可，他對中央的事自然是瞭如指掌，他說出這個消息，可見是千眞萬確了。

這時，就連張西挺也不能不相信這個事實了。他的心中不禁有一種切膚之痛，她感到自己在這時間彷佛掉進了冰窟。渾身冰涼，她知道自己的一切，將隨着四人帮的毀滅而逝去了！但她却極不甘心，她痛苦的竭嘶底裏的喊道：「你們也不必太高興，就算這消息是眞的，這是反革命復辟，中央出了反革命份子，廣大人民群衆必定不會放過他們，一定會起來造反！你們等着吧！」

趙紫陽見張西挺這個時候依然這麽的死硬，心裏非常憤怒。他冷笑一聲，大聲說：

「不錯，中央確實有反革命的份子，但這不是別人，正是禍國殃民的江青一伙人！人民群衆是會起來造反的，造的是江青這反革命份子的反！而且，不但中央有這類的反革命份子，就算在地方，這樣的反革命份子也潛伏了不少！張西挺！這個你心中

有數！」

張西挺一聽，暴叫道：「甚麽？你竟敢公然影射我是反革命份子？你有甚麽證據？我還是省委成員，你這樣汚辱我，我要向中央報告！」

趙紫陽跨前一步，冷笑道：「張西挺！別演戲了！你要證據麽？好！馬上就給你看看！……來呀！讓她看看她的親筆簽字的暗殺令！」

趙紫陽話音剛落，警衛排長站了出來，把一叠關於丹棱縣事件案件的偵査結果文件攤了出來，上面有一張字條，赫然是張西挺親自簽名的，命令丹棱縣造反派組織用民兵佈石頭演習的手令，但這明顯是企圖暗殺趙紫陽的一項陰謀。

趙紫陽用手拍了拍桌上的文件，憤怒的說：「同志們請看，這就是這個自稱是造反派幹的好事，咱們有一個好好的司機同志，連腦袋也給石頭砸爛了！試問，主使這次陰謀暗殺行動的人，是不是現行反革命份子呢？……警衛們！馬上把張西挺抓起，交給公安局審處！」

張西挺正想拔槍反抗，但她的雙手却被警衛員一個箭步衝上來反扣着，「卡察」一聲，一副手銬套上了她的手腕上。

到此地步，張西挺才明白自己已徹底完蛋了。她悲哀的嚎叫一聲，軟癱在地上，

被警衛人員像拖死狗似的拖出去了。

一九七六年十月期間，華國鋒把四人帮逮了起來，當然他是借助了元老葉劍英、李先念、許世友等人的力量。但是，四人帮的倒台，給中央政局留下了一個眞空。華國鋒是介乎於四人帮與毛澤東路綫之間的一個折衷人物，同時，也是鄧小平派與四人帮派的一個平衡力量。當四人帮倒台後，華國鋒與鄧小平派在政治路綫方面的矛盾便逐漸上升到主要的地位。

這個主要矛盾，一度貫穿了自七六年十月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這整整兩年時間內。

在這兩年的時間中，中共的政局一度非常混亂。一方面是對四人帮的批判。但另一方面華國鋒却仍走着四人帮、毛澤東的極左路綫，同時，鄧小平這一派人馬亦逐漸發起了反擊。這整整兩年時間，無時無刻不充滿了這種曲折、複雜的政治鬥爭的漩渦。

關於華國鋒的其人其事，歷史已經定案，一言以蔽之，華國鋒是一個「教徒」，「毛澤東極左派」的忠實信徒。當然，華國鋒不是一個出於謀私利個人野心家，在他的心中，他是希望能搞好中國的。可惜他信奉的是「毛澤東極左派」，所以他不能不

被歷史淘汰出局。

在七六年十月至七八年十二月這段期間內，可以說是鄧派反擊、華派防衛的一個關鍵性的歷史時刻。華國鋒直到最後一刻，依然是忠實於毛澤東的極左路綫的。撇開一切功利不談，如果毛澤東單純作爲一個教主，他能找到像華國鋒這麽一個忠心耿耿的信徒，他算是眼光獨到了。

一九七七年一月，華國鋒發表元旦獻辭，在演詞中，華國鋒說「凡是毛主席作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

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解放軍報」三大輿論一起發表社論「學好文件抓住綱」中正式提出，自始，「凡是」論成爲華國鋒所推行的一個錯誤方針。

當時，陳雲、李先念、王震等黨內元老，聽了這個凡是論，心內極爲不滿，要求華國鋒在適當場合加以解釋。但是，華國鋒一意孤行，自以爲抓住這根大棒，就能橫行無阻。

一九七七年三月，中共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在這次會議上，華國鋒堅持說：繼續批鄧是正確的，天安門事件是反革命事件，鄧小平對此負有責任，不能平反等等。使

與會的老幹部對他非常反感。

七七年四月，群衆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這個「四五運動」內幕原來事出有因。四五天安門事件，參加鎮壓的有首都民兵師，北京市公安局幹警和便衣警察，以及八三四一部隊的警衛團。四月五日晚上的大屠殺，現場指揮官是北京市公安局局長劉傳新和北京市委武裝幹部徐運北。在此之前，華國鋒、汪東興、吳德、江青、王洪文、姚文元、張春橋等人，一連召開幾次秘密會議，事先錄好音帶，由毛遠新帶到毛澤東的病榻前，毛澤東聽了，便下令鎮壓。這個命令直接交到華國鋒下令公安局長劉傳新親自執行鎮壓行動。除了在當晚用華國鋒形容的一大批群衆不算，北京市公安局又抓了近三萬多人，在這三萬人中，有接近二千人被秘密處決，總數在天安門事件被殺害的群衆接近一萬人之多。在打倒四人帮後，葉劍英下令劉傳新隔離反省，交待天安門事件的眞相，但僅半個月，劉傳新就神秘死亡。

上述，就是華國鋒直接去與天安門鎮壓的整個眞相內幕。而且，直到今日依然有一個不解之謎，到底劉傳新是如何死亡的，這件事是否有人在殺人滅口？這就不得而知。但單憑已揭露出來的事實，已足以證明華國鋒的確是天安門鎮壓的參與者，如果不是主腦者的話，試問，這麽一個直接參與者，又怎會承認天安門事件是革命事件呢

？如果承認了，那他豈非成了鎮壓革命運動的劊子手教的教主？所以，華國鋒是死硬頂到底的。

在這段期間內，華國鋒繼續拖延及阻撓恢復老幹部的工作，甚至包括鄧小平在內，以及拖延及阻撓平反歷史上的冤、假、錯案，繼續維護舊的個人崇拜，並且製造和接受對自己的個人崇拜，直到七七年八月，在中共十一大會議上，華國鋒依然狂叫鼓吹「文化大革命」的「堅持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極左理論。

華國鋒的這種作爲，引起了黨內各重要人物的嚴重關注。例如李先念、陳雲、王震、張平化等人。

第八章

與凡是派決鬥

一九七七年四月，鄧小平以「帶罪之身」，毅然給華國鋒和葉劍英寫了一封信，在信中，鄧小平指出：「我們必須世世代代地用準確的、完整的毛澤東思想來指導我們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把黨和社會主義事業，把國家共產主義的歷史，勝利地推向前進。我們不能堅持錯誤的東西，不能堅持被四人搞亂了的東西。」

鄧小平這封信，由於葉劍英的建議，很快便作為中共中央的文件，發到各基層中去，頓時在全國引起了強烈的震動。引發了「眞理問題辯論」的導火綫。

當時，華國鋒大概還預料不到鄧小平這封信所引起的火頭，所以在葉劍英的壓力下被逼同意轉發。如果他知道這封信的火頭之大，他就死也不肯轉變了。由此可見華國鋒在鬥爭策略上，是很難與鄧小平一較高下的。

一年之久，即一九七八年五月九日，胡耀邦領導的中共中央黨校內部刊物「理論動態」首先刊載了題為「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文章，第二天，「光明日報」以特約評論員署名，全文發表。這篇著名的文章是胡耀邦、胡喬木親自撰寫的，在文章中，「二胡」提出了馬克思的一個著名的論調：「一個理論，是否正確地反映了客觀實際，是不是眞理，只能靠社會實踐來檢驗。」

文章中尖銳的指出，對四人帮安置的禁箇人們思想的「禁區」，「要敢於去觸及，敢於去弄清是非。」很明顯，這是對華國鋒、汪東興等人的「凡是論」的全盤否定。

這篇文章發表後，在全黨引起強烈反應，一場關於「兩個凡是」和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的大辯論，迅速在全國範圍內展開。這表面上是一場理論之爭，但實際

上，却是一場重大的政治鬥爭。

先由「凡是論」所造成的惡果談起。一九六〇年林彪出任國防部長，這個野心家、陰謀家，觀準了毛澤東好大喜功的人性弱點，一上台便「高舉」、「緊跟」，喊出「毛澤東思想是當代馬列主義的頂峰」，「是最高峰的馬列主義」，「是精神原子彈」，「句句是眞理，一句頂一萬句」。在這時候，四人帮以張春橋、姚文元一伙的高層人物，竭力加以推波助瀾，他們將理論的作用推極端，形成一般「理論高於一切」，「以理論檢驗眞理」的歪風惡浪，佔據了中共主要統治思想潮流，一時之間，毛澤東每一句話，幾乎成了玉皇大帝臨凡演說，無人敢於不聽。這股歪風惡浪在文化大革命達到了頂點。其惡劣影響主要在以下幾方面：

其一，馬列主義被毛澤東的極左理想完全歪曲了，「語錄」成了法官，動輒便是「最高指示」，它可以在一個白天便把你打入十八層地獄中去，一天之間也可以使你平步青雲。甚至連功高勞苦的革命元老亦不能倖免；更甚者，上行下效，各地的地方官爭相效法，大肆製造冤案，假案，迫害忠良，鎭壓群衆，造成整個社會的大動盪、大混亂。

其二，不少幹部重理論輕實踐，閉門造車，瞎指揮，胡領導，國民經濟飽受摧殘

。

其三，浮誇之風熾盛，從上到下說大話，吹牛皮，一句「形勢大好」，掩蓋了國民經濟的千瘡百孔。

其四，衡量一個人材，不是說其工作的能力，而是看其能背多少篇著作，多少條語錄，寫多少萬字的心得筆記，能否高談闊論，「語錄」成了人材的代用品。

其五，使中共及全國的整個思想變化，例如：汪東興說：「毛主席說過的話不能更改，毛主席沒有說過的話，一定不能辦」。

請看，華國鋒、汪東興等人所堅持的「凡是論」就是這麽一推胡七八糟的東西，這種拿着雞毛當令箭，把屍體當活人的神教式的信徒，怎能領導偌大的一個中國？

在鄧小平方面，之所以毅然發動眞理標準的辯論，是有深刻的政治理由的：

其一，從理論上論證林江路綫是不符合中國國情。林江路綫來自毛澤東的極左路綫，而且更進一步向左的方面演變。結果是造成中國十年來的全面大倒退，他們的路綫根本不能經實踐的檢驗，在十年的實踐中，他們這套路綫已證明是大慘敗的結局，在人民心目中民心喪盡，這是他們致命弱點。鄧小平強調「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把四人帮從毛澤東的外衣裏面掀出來示衆，結合文化革命以來的大倒退的事實

去批判，就能從根本上摧毀爲害十多年的林江路綫，以及毛澤東本人的部份的極左路綫。

其二，反擊新政策的敵人。鄧小平關於科學、教育、工業、農業、外貿等的一系列新政策，遭到林江餘黨，以及華汪和陳紀等人的強烈的反對。鄧小平在全國科學大會上說了「知識份子是無產階級的組成部份」一話後，華汪所控制的輿論工具馬上攻擊說這是毛澤東沒有說過的，與毛澤東思想相抵觸等等。不徹底堵住這些人的攻擊言論，搞四個現代化就沒有保障。

其三，爲了克服官僚主義，浮誇主義等不正之風，發揚競業精神，使幹部實事求是。

其四，使廣大人民群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使被禁錮了近三十年的僵化了的思想活躍起來。

這上述的四點，對四化建設都是關鍵性的。由於上述的戰略原因，鄧小平發動這場政治鬥爭，以便把領導四化的權力從「凡是派」手中奪過來。這就是「眞理標準」辯論的內在背景。這是不能不發的。

這場大辯論自胡耀邦的文章見報後，卽達到一個新的高潮，各地的報章均出現了

大量的論說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文章，華國鋒的大權基礎「毛」字柱受到了強烈的衝擊。這時，華國鋒才開始感到事情的嚴重性。他知道，如果任由這場大辯論發展下去，那自己這套「凡是路綫」將會被淘汰，他覺得，他這一方面不能不有所表示了。

七八年十月三日，汪東興授意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張耀祠在全國信訪工作會議上發表談話，說：「現在有人寫文章，問題很清楚而且很嚴重，有些文章的矛頭指向毛主席。「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有人不同意發表，有人不同意這時發表，但是有人說好得很。有人是用毛主席的話批評毛主席，有的人不僅是針對毛主席。這股風很大，要頂住是不容易的。我向張平化說，你是宣傳部長，要掌握方向。」

張耀祠在這次會議上還說：「有人說要全面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但是做起來不那樣了。」

事後查明，示意「光明日報」發表及評論「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這篇文章的人，是張平化，說這篇文章「好得很」的人是陳雲、王震；而不同意發表的人是汪東興。此外，說「全面地準確地理解毛澤東思想」的人，就是鄧小平，而張耀祠在這份講話中，竟然當着信訪工作會議的幾百位與會者公然把矛頭繼續指向鄧小平、陳雲、王震，以及寫這篇文章的胡耀邦，同意發表這篇文章的張平化等的幹部，其可謂

膽大包天，鐵了心肝了。

但後來經查明，張耀祠的說話，是秉承華國鋒、汪東興的旨意而說的，這件事已帶有濃重的火藥味了。在華國鋒心目中，自己是毛澤東說過「放心」話的當然承繼人，他和當時權重如山的汪東興這麽一出面壓制，這股風潮就會壓制下去。

不過，華國鋒、汪東興太過於高估自己這面借助毛澤東大旗的金剛棒的威力，而太過低估鄧小平、陳雲等人在黨內、軍內、全國人民心目中的威望了！

自七八年十月起，首先是四川省委發表文章，用四川血淋淋的事實，狠狠批駁「凡是」理論，力主檢驗眞理的標準是實踐。這篇文章，就是四川省委書記趙紫陽親自執筆撰寫，經全體省委幹部討論同意後，以四川省委的名義發表的。

趙紫陽代表四川這樣一表態，各地省委亦紛紛發表文章，表示支持「實踐是檢驗眞理的標準」的提法。隨後，北京有人貼出大字報，支持「實踐標準」；不久，到同年十一月，全國絕大部分省、市、自治區黨委書記、軍區司令員都先後踴躍在報刊上發表文章、談話，堅持實踐是檢驗眞理的唯一標準，反對「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

至此，在輿論上，「實踐派」已佔了主導地位，而「凡是派」已明顯地處於下風。在這個相持着關鍵時刻，趙紫陽替鄧胡路綫立了大功。

但這是在輿論上的勝利，另在組織上，華國鋒依然牢牢的控制着中央的最高層，這時雖然鄧小平已復出工作，但他對中央的決策未能起決定性的作用。所以，鄧小平不能不隨着在政治上、輿論上的勝利，再進一步在組織上把「凡是派」壓下去。

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十八日至二十二日，中共召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會議之先，先召開了中央工作會議，由鄧小平、葉劍英、李先念等人決定了三中全會的走向。正式出席三中全會的代表有三百多人，包括中央委員、候補中委、各省市負責人。

三中全會堅持批判了「兩個凡是」的錯誤方針，高度評價了關於眞理標準問題的討論。提出要把毛澤東思想新的歷史條件下加以發展，爲以後的大規模整改作了政治上準備及就署。

在這次會議上，強調了解放思想、實事求是，並停止了使用「以階級鬥爭爲綱」這個錯誤口號，並提出把全黨工作重點轉移社會主義現代建設上來的偉大戰略決策。在歷史問題上，爲大批老幹部的問題作了平反，正式肯定天安門事件是革命行動。

在組織上，增選陳雲爲中共中央副主席，並增選了鄧穎超、胡耀邦、王震爲中央政治局委員。選舉產生了以陳雲爲第一書記，鄧穎超爲第二書記，胡耀邦爲第三書記、黃克誠爲常務書記，王鶴壽爲副書記的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從而由這個「中紀委

」把全黨監管起來。

至此，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這個最高的決策機構內，鄧小平的一派人馬已佔了優勢，同時，在地方的各級黨委，又由「中紀委」控制下，華國鋒、汪東興等人要攪甚麽小動作已無能爲力了，可以說是在七八年十二月，他們這一個曾經活躍了四年多時間的折衷凡是派，已失去了權力基礎，隨後是面臨更大規模的政治上、組織上的全面整改。而趙紫陽的政治生涯，隨着中央這個政治氣候的轉變更迅速的向更高的方向邁進。

趙紫陽在這個時候，挺身而出，支持胡耀邦反擊「凡是派」的「反撲」，使他在鄧胡體制的地位更形重要，事實上，這股浪潮來勢很猛，「凡是派」自己不敢公開出面，卻利用在組織上不屬「凡是派」，但思想上卻屬於對毛澤東「愚忠」的「思想僵化、半僵化」派，向主張實事求是的「主張派」及其「三中全會路綫」展開了兇猛的反撲，胡耀邦在這個時候，成了擋在鄧小平面前的一道擋箭牌，稍有差遲，後果就不堪設想，這個時候，胡耀邦是極需要有人加以正面支持的。

「錦上添花」易爲，「雪中送炭」難得，趙紫陽在這種時刻挺身而出，這不但顯示了他的勇敢的氣質，而且顯出了他對鄧小平、胡耀邦的義氣。

中共的三中全會在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召開，這次會議把胡耀邦、陳雲、黃克誠、宋任窮、胡喬木、習仲勳、王任重、韓光、王鶴壽等選進了中央及中央政治局裏去，這爲三中全會的路綫推行鋪平了道路。與此同時，趙紫陽在地方長期積累下來的經驗，在「三中全會」的新路綫下，有了進一步發揮的機會了。這是他當上國務院總理的前奏曲。「扭轉乾坤，趙紫陽四川留佳話」，這是自一九七五年到一九七八年這一段時間的政績總結。在四川，趙紫陽是留傳着許多有趣的傳聞。

趙紫陽在四川有甚麽神效法寶呢？他在短短幾年內扭轉了四川面臨崩潰的形勢，創造了許多人難於相信的奇跡。看來，他似乎有甚麽神秘的法寶，其實說穿了，他的法寶也毫不神秘。

首先，他是處在有利的歷史環境來實現他的抱負的。他在廣東之所以未能創造出奇跡，是因爲那時是「現代迷信」的盛行時代，他本身的思想境界，也沒達到今天的尺度，加上中共在毛澤東時代形成的一整套窒息幹部聰明才智的制度，這就是：一旦北京領導犯錯誤，地方幹部肯定也跟着犯錯誤，要不犯錯誤就得跟彭德懷那樣對上一次或最高一次「犯顏直諫」，但這樣一來「反黨」、「反革命」的大帽就會鋪天蓋地而來，把你自己、甚至你的家屬全部都遮黑了。因此，彭德懷是千萬中難得的一個。

冒這股的風險來學彭德懷，顯然在許多人眼中是不合算的，趙紫陽亦不能逃出這個例外。

自爆發「天安門事件和四人帮倒台後，「現代迷信」的喪鐘已經敲響，實事求是的科學精神得以提倡，這就爲思想解放、敢作敢爲開闢了廣闊的道路，對於趙紫陽來說，也就有了一個大顯身手的歷史政治舞台。

趙紫陽的另一個法寶是：他不是只在口頭上關心農民和其他人的利益，而是實實際際的關心他們，替他們解決問題。在農村，趙紫陽定了這樣一條：農民先吃飽肚皮再交公糧。農民留的糧食不足三百斤者不交公糧。連飯都吃不飽，還怎麽去建設繁榮富強的現代化中國？這是趙紫陽的「民以食爲先」的性格的最實際的表現。

再一個法寶是：不只是在口頭上讓農民和其他人當家作主，而是眞正由農民和工人去當家作主。在農村，種甚麽合適，由農民自己因地制宜決定，總不能由長官意志代替，沒有農民的眞正當家作主，所謂積極性是虛的。

又一個法寶是：鑽研業務，尊重專家，努力成爲內行。這是趙紫陽成功的很重要的一條。廣東的人都說趙紫陽是名符其實的農業專家，他不僅懂得農民的心想，而且對水利、農機、種子，以至蟲害等，都有一套專門的知識。在四川，趙紫陽就憑着自

己豐富的搞水利的知識，建成了一套有效的灌輸系統。趙紫陽曾經私下間對朋友說過這麽一句話：「外行領導內行，是行行都得提心吊膽，與其提着心兒做人，不如放下心兒去工作，辦法是你精於此行。」趙紫陽這個「法寶」，甚至許多正在做人、生活的人也是有效的。

再一個法寶是：善於用人，趙紫陽經常在外面跑，座鎮省委的是第二把手、常務書記魯大東。趙紫陽即提出建議，集體討論修正補充後，即由魯大東負責貫徹。魯大東與趙紫陽同年代參加抗日戰爭，原是重慶市第一把手，軍區幹部，河南館陶人，管組織部的書記徐夢俠，也是同年代的幹部，也很得力，這幾位老戰友互相配合，相得益彰，爲趙紫陽的建功立下汗馬功勞。

還有一個是不怕辛苦，趙紫陽經常作艱苦細緻的調查研究工作，從不自欺欺人去過場。他經常穿着舊軍服（冬穿戰士的棉大衣），乘坐吉普車或麵包車，在農村東奔西跑，四川一百多個縣都有他的足跡，這是很難能可貴的。成功並非倖幸，這是一條千古顚撲不破的眞理。由於趙紫陽特別喜歡到處走動，所以他在人民中留下的佳話就特別多，在四川，人們是把他當作一位半傳奇式的人物傳頌的。

一次，趙紫陽傍晚時份到了一個縣。這個縣的農機辦公室似乎沒甚工作可做，縣

農機局局長坐在靠背椅上抽烟。趙紫陽是便服而進的，他一走進農機辦公室，見此情景便心裏不是味兒，但他輕易不會訓人，便微笑着問這位縣農機局局長說：

「你們這裏有多少部農機？」

「大概是……基本上可以滿足部份需要吧！」

「可以耕多少畝地？」

「這個……基本上可以滿足需要吧！」

這個農機局長含混不清的回答。趙紫陽的眉頭皺緊了，他說：「你就是懂得『大概』和『基本』麼？我需要聽的實實際際準確數字！」

趙紫陽把這位縣農機局長請了一道走，他們來到一個公社，趙紫陽提出同樣的問題詢問這個公社的社長，社長回答說：「搞來搞去，拖拉機只有二部、抽水機一百卅六台！其他的就沒有了，不是不想添，但窮得沒錢去買呀，這有甚麼辦法！」

縣農機局長見這位社長回答眞率，唯恐趙紫陽聽了會不高興，便連忙看這社長搖頭打眼色，誰知趙紫陽聽了，馬上對那位社長說：「好啊！你和他換個位置吧，你來當農機局長！我要聽的是這些實際數字。」

趙紫陽在北京開完華國鋒、江青主持的「農業學大寨會議」，馬上就返回四川，

來到一個生產獲得較好成績、社員生活有所改善的大隊去取經驗教訓。

在路上，他已仔細的看過了這個大隊的農作物生長情況，心裏已有了個實際情況。進了村口，有個農民老伯正在一塊自留地上，低着頭、挺認眞的拔着草。趙紫陽見了，便走近前去，問這位老伯說：「你在隊裏的田裏也是這樣仔細耕種的麼？」

老伯抬起頭，看了趙紫陽一眼，見他衣着隨便，以爲是一位縣農科所派下來的技術員，便閃着眼說：「是呀！是呀！自留地有多少收入，到田裏耕種就有勁多了。」

趙紫陽說：「你們隊裏這種經驗是打那兒學來的？」

老伯：「學大寨呢！」

趙紫陽說：「大寨可不準種自留地啊？如果是學大寨，那你這塊自留地就沒有了！」

老伯急了，眨着眼說：「那就實說吧，是假大寨上學來的！」——「假：四川話即借，又可作作虛僞解」

趙紫陽聽了，哈哈大笑，說：「我就是要你這個經驗！你好好種你的自留地。」

農民老伯一聽，知道眼前這人來頭不少，急了，忙道：「該死！該死！我怎麽說了這句笑話！」說罷，打了自己一個嘴巴。

趙紫陽一見，哈哈大笑說：「放心吧！如果有人拉你的後腿，你就說省委書記趙紫陽是你的後台！」

農民老伯一聽，才知眼前這人竟是省委第一書記趙紫陽。一時間，他驚奇得張大了嘴巴。

第九章

眾望所歸 趙紫陽入住中南海

創立奇跡於西蜀，以「凡是派」於北京，這是趙紫陽向上挺升的兩塊堅厚的基石。

從一九七九年四月開始，中共召開了一次中央工作會議上決定，全國進入三年調整時期。李先念在一九七九年四月五日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說：「我們的經

濟恢復既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績，爲甚麽還要提出三年調整的問題呢？這主要是因爲，林彪、四人帮長期干擾破壞造成的後果極其嚴重，重大比例嚴重失調，國民經濟臨於崩潰，這實質上就是一種經濟危機。經過這兩年多來的恢復和發展，我們的經濟情況有了很大的好轉，但比例失調狀況還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過來。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整個社會生產是受價値規律的支配而盲目調節的，它有可能在某種條件下緩和，或克服一次又一次的經濟危機，但決不可能從根本上杜絕危機。」

李先念進一步闡述了中國經濟上面臨的危機，他指出：「農業和工業的比例嚴重失調。……按人口平均的糧食佔有量，只略高於一九五七年，一九七六到一九六八年這五年，在淨進口糧食二百六十五億斤的情況下，還擠了糧食庫有幾十億斤，一九七八年，花了廿一億元進口糧、棉、油、糖、佔了進口總額的五分之一。」

顯然，在七九年年中時，中共面對的國民經濟情況是相當嚴重的。這就不得不從根本上尋求一個解決的辦法。三年經濟調整「即七九年四月到八二年四月」期是解決方法的一個總戰略。在政治上，亦要求爲此作出重大的變革，以挽救經濟上的嚴重危機。在這種情形下，一直無所建樹，甚至助長了這種經濟危機的發展的華國鋒體制，便不得不最後退出政治舞台，而作爲新經濟的代表之一的趙紫陽，其登上中央高層經

濟舞台是勢所必行了。

一九七九年九月廿八日，中共十一屆四中全會作出決定：增補王鶴壽等，劉瀾波、劉瀾濤、安子介、李昌、楊尙昆、周揚、陸定一、洪學智、彭眞、蔣南翔、薄一波等十二人爲中央委員，補選趙紫陽、彭眞爲中央政治局委員，趙紫陽的挺升步子加快了。

一九八〇年二月廿九日，中共十一屆五中全會通過決議，胡耀邦成爲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共中央常委；趙紫陽正式成爲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同時，選擧萬里、王任重、方毅、谷牧、宋任窮、余秋里、楊得志、胡喬木、姚依林、彭沖等十人爲中央書記處書記。至此，趙紫陽正式成爲中國國務院總理的道路最後舖平了。

趙紫陽之取代華國鋒的原因，鄧小平在一九八一年六月廿二日十一屆之中全會預備會期間的講話是最有力的說明。

鄧小平說：「第三點，討論當中提到粉碎四人帮以後頭兩年的問題，曾經有同志提出，是不是提華國鋒同志的名字？後來我們大家討論，認爲不提名還是不行。這次決議應該同去年十一月政治局會議的通報相銜接。現在這個決議稿子裏面，許多措辭比通報要溫和得多，更柔和一些，份量也減輕一些，我看這樣比較好。爲甚麽？因爲

這叫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那個是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那個是政治局會議的決議。若干歷史問題決議，這是要放到歷史裏面去的一個文件。當然，政治局的文件也要放到歷史裏面去的，但是這個歷史決議是更嚴重的一個文件，我想，份量更恰當一些，沒有壞處。但是，華國鋒同志的名字在這裏需要點，因爲合乎實際。如果不點名，就沒有理由變動華國鋒同志的工作。首先是這個問題。政治局決議正確不正確，華國鋒同志的工作應該不應該變動？要回答這個問題。同時，按現在的政治動態來說，也有必要。大家都知道，現在四人帮的殘餘和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打誰的旗幟，現在打誰的旗幟？就是打華國鋒的旗幟，就是擁護華國鋒。所以，這種動態很值得注意。……我們這個決議裏面寫上華國鋒的名字，指出他的錯誤，對於全黨、對於人民有益，有好處，對華國鋒本人也有極大的好處。」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召開並通過決議。這次會議討論「關於建國以來黨的歷史」，若干問題的決議談「討論稿」入手，在會上，大部份政治局委員都要求他擔任的職務進行調整。中共政治局常委、鄧、李、陳、葉等通過了解除華國鋒職務的決定。趙紫陽在稍前的人大會議上正式出任國務院總理的決定正式得到最後的確定。

趙紫陽——趙總理，這位從縣委書記升起的國務院總理，在以後的政治生涯中，將繼續發揮他的政治、經濟才幹，同時，亦不可避免的繼續經受嚴峻的政治考驗。



科華圖書出版公司
FORWARD BOOK CO.
香港九龍青山道499號永興工業大厦10樓C座
No.499 Castle Peak Rd. Flat C 10th/Fl
Wing Hing Industrial Bldg., Kowloon Hong Kong
電話：3-7421770 3-7421884

封面設計／鄧滔



ISBN 962-16-00016-7
Published & Printed in Hong Kong H.K.$20.00